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論 婦 女 解 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論 婦 女 解 放

中 國 婦 女 雜 志 社

1958年・北京

本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婦女解放問題的論文、報告和摘錄（摘錄文章的題目是編者加的），共二十五篇，其中大多數文章選自中文版“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有四篇文章是譯自俄文版“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解放

*

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5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73 號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054·03 850×1163 公厘 $\frac{1}{32}$ ·4印張·插頁2·90,0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9,370冊 定價：0.35元

目 录

馬克思：資本家对妇女劳动和兒童劳动的占有和剝削……	1
——节自“資本論”第一卷	
恩格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女工、童工和家庭……	11
——节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資本家对女工、童工的野蛮的摧殘……	23
——节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私有财产制度的发生与妇女地位的变化……	33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論家庭形式的发展……	40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論婚姻与社会制度……	68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馬克思、恩格斯：論资产阶级的家庭……	75
——节自“共产党宣言”	
馬克思：論离婚法草案……	77
列 宁：論自由恋爱……	82
列 宁：資本主义和女工劳动……	88
列 宁：同卖淫制度作斗争的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	90
列 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92
列 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瑣务中解放出来……	95
——节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偉大的創举”	
列 宁：国际劳动妇女节……	97
列 宁：論苏維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00
列 宁：論苏維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106

列 宁：致女工·····	110
列 宁：迎接国际妇女节·····	112
斯大林：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賀电·····	114
斯大林：紀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	116
斯大林：国际妇女节·····	119
斯大林：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121
斯大林：劳动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是国家文化 水准增长的标志·····	122
——节自“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斯大林：集体农庄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与意义·····	123
——节自“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演说”	
斯大林：在招待甜菜种植业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 会上的演说·····	125

馬克思：資本家对妇女劳动和兒童 劳动的占有和剝削

——节自“資本論”第一卷

机器使筋肉力成为不必要的。在这限度內，机器是使用无筋肉力的，身体尚未成熟发展的，四肢尚甚柔软的劳动者的手段。所以資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語，就是妇女劳动与兒童劳动！因此，这个有力的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手段，就立即轉化成为这样一种手段，那就是不分男女老幼，把劳动者家族中的一切成員，尽数放在資本的直接支配权下，从而，成了增加工資劳动者人数的手段。那种为資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兒童游戏的地位剝夺了，并且把道德界限內，为家族自身，在家庭範圍內自由劳动的地位剝夺了①。

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不仅是个别成年劳动者維持自己所必要的劳动時間，而且是維持劳动者家族所必要的劳动時間。

-
- ① 在南北美战争引起的棉业危机期中，斯密医生 (Dr. Edward Smith) 由英国政府，派往南克夏、彻夏等处調查棉业职工的健康状况。他的报告說，除开劳动者从工厂环境中被驅逐出来的事实，單从卫生的观点看，这一次危机是有几种利益。女工人现在有余暇来喂乳給她們的嬰兒，不要用鴉片药来毒害不幸的嬰兒了。她們有了学习烹飪的时间了。引为遺憾的，她們要在沒有得吃的时候，方才有学习这种技能的机会。我們还可以看到，資本为要增殖它的价值之故，曾如何將消費上必要的家庭劳动橫加剝夺。这个危机还被利用来在特殊学校內叫工人的女兒們学习裁縫。要使那些为全世界紡紗的少年女工人有学习裁縫的机会，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世界危机！

机器既把劳动者家族中的各个分子尽数驱入劳动市场。所以，就把成年男子的劳动力的价值，分摊在家族全体上面了。它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了。假设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有四个人可以作工。购买四个劳动力，比先前购买家主一个人的劳动力，也许要多费一些，但以前只有一个劳动日，现在有四个劳动日了。因为四个劳动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劳动日的剩余劳动，所以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就比例于这种超过，而减低了。现在，要维持一家生活，不仅要有四个人劳动，并且要有四个人供给资本以剩余劳动了。机器就是这样在扩大人身的剥削材料，扩大资本最主要的剥削范围时①，又扩大了剥削的程度。

机器又从根柢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媒介——即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契约——发生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与劳动者，都以自由人的资格，以独立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一方为货币及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方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互相对待。但现在资本要购买未成年者或半成年者了。从前，劳动者出卖他自己的劳动力，在形式上，他还是当作自由人，来支配这种劳动力的。现在，他要出卖女人和儿

① “因为日益厉害地以妇女劳动代替男子劳动，以儿童劳动代替成年劳动，劳动者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三个13岁的每星期得工资6先令至8先令的少女，代替了一个成年的每星期得工资18先令至45先令的男工人。”（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经济学通论”伦敦1844年147页的注。）因有若干家内工作（例如照料婴儿和哺乳）不能完全省除，所以必须为那些由资本没收掉的一家之母，找得相当代替的人。家庭消费所必要的各种劳动，例如缝衣，补衣等等，也要由现成商品的购买找到代替。家内劳动支出的减少，是与货币支出的增加相应的。劳动者家庭的生产费增加了，因此抵消了增大的收入。加之，生活资料的利用和調理上的经济和配合，又成了不可能的。关于这种种为官方政治经济学所不谈的事实，我们可以在“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委委员会报告”，尤其是“公共卫生报告”，发现很丰富的材料。

童了。他成了奴隶商人 (Sklavenhändler)①。兒童劳动的需要，在形式上，就往往和我們在美国报纸广告欄习常看到的黑奴的需要相类似。比方，有一位英国工厂視察員就說：“在我所轄区域的最大制造业城市之……，曾有一个地方报纸的广告新聞，吸引我注意：需要十二名至二十名少年人，合格年齡为十三岁。工資每星期四先令。报名处云云。”②合格年齡为十三岁”一語，是針對工厂法十三岁未滿兒童只許劳动六小时的規定而言的。要有合格的医师来审查年齡。因工厂主規定，应募兒童，必須在外貌上象十三岁已滿。在最近二十年的英国統計上，十三岁未滿的工厂兒童数，屢次突然减少了。这种减少，依照工厂視察員的証言，大部分是这种合格医师的假造。他們为满足資本家的剝削慾和父母的利慾起見，常把兒童的年齡提高来报告。在倫敦北茲納·格林区，每逢星期一早晨星期二早晨，有一种公共市集，九岁以上的男女兒童，就在那里，等候倫敦絲制造厂来雇用。“普通的条件，是每星期一先令八便士（这是归父母得的），和二便士茶点錢（这是兒童自己得

① 英国工厂內妇女和兒童劳动时间的縮短，是成年男工人从資本手里强奪到的。但在这个大事实的对面，我們却在最近的“童工委員会报告”內，发覺劳动者的父母，是极其无耻地象奴隶商人一样，从事兒童的販賣。資本主义的伪善者，象报告中所見的那样，对于他們自己一手造成，扶持，并且利用的这个暴行（在其他場合，他們称其为“劳动自由”），是不惜隨声指罵的。“兒童劳动被取去作帮助，……为他們自己日常吃用的面包而劳动。他們沒有体力可耐这样一种不相称的劳苦，沒有教育可以指导他們的未来的生活，他們被綁在生理方面道德方面都很汚濁的情景里面。犹太历史家关于索杜斯破坏耶路撒冷这件事，曾这样說过：耶路撒冷会遭这样的破坏，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非人性的母亲，寬忍心把自己的兒子牺牲，来满足无穷尽的饑餓的需要。”（“公共經濟簡論”加里司尔，1833年第56頁。）

② 勒德格萊夫1858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40頁41頁。

的)。契約以一星期為期。市場進行時的情景及交談，是極不體面的。”^① 婦人“從貧民施工所把兒女取出來，為每星期二先令六便士的報酬，讓兒女被任何一個買者使用。”在英國，這樣的事是極普通的^②。雖有法律禁止，在英國，仍然至少有一千以上的兒童，經父母的手，當作活的掃煙囪機器賣出去（雖然那時候，已經有許多機器可以代替他們）^③。機器在勞動力賣者和買者間的法律關係上，引起了一種革命，以致他們之間的全部交易，都失去了自由人與自由人的契約的外觀。因此，英國國會後來也找到了國家干涉工廠的法律理由。只要工廠法在原來不受限制的產業部門，限制兒童每日只許勞動六小時，工廠主的怨言就會重新囂張起來。他們說，有一部分為父母的人，會從受法律限制的產業，把兒女取出來，為了要在還盛行“勞動自由”，十三歲未滿的兒童依然不得不和成年男工人一樣勞動的產業里，依照較高的價格把它賣出。但因為資本天生是平均主義者，會在一切生產部門，把勞動剝削條件的平等，當作他的天賦人權來要求，所以兒童勞動在一個產業部門受法律限制，就成為其他產業部門要受同樣的限制的原因了。

機器起初是直接使兒童少年人和婦女在以機器為基礎而生長出來的工廠內，然後又在其餘各產業部門內，受資本的剝削。他們的體會愈益萎縮，那是我們早就提到了的。所以，在這裡我們只要說明這一點。那就是，勞動者的兒童，在生後數年內，有驚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十六個戶籍區，不滿

① “童工委員會第五報告”倫敦1860年第81頁第31號——〔第四版注。北茲納·格林的絲工業現在是幾乎滅絕了。——F. E.〕

② “童工委員會第三報告”倫敦1864年第53頁証言第15號。

③ 前揭“第五報告”23頁証言第137號。

一岁的兒童十万人中每年的平均死亡率，为九千（某一区为七千零四十七）；有二十四个戶籍区，在一万以上，一万一千以下；有三十九个戶籍区，在一万一千以上，一万二千以下；有四十八个戶籍区，在一万二千以上，一万三千以下；有二十二个戶籍区，在二万以上；有二十五个戶籍区，在二万一千以上；有十七个戶籍区，在二万二千以上；有十一个戶籍区，在二万三千以上；荷，沃尔味汉浦登，亞胥登·米恩，蒲勒斯登，在二万四千以上；諾亭汉，斯托克卜特，与布拉德福，在二万五千以上；威士比希，在二万六千以上，孟彻斯德为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①。1861年一个官方医务調查告訴我們，除地方的原因外，兒童死亡率高，主要要归因于母亲的家外职业，及由此引起的兒童照料的不周或不当，如营养不足，食物不宜，喂鴉片藥等等，此外还要加上母亲对于子女的違反天性的隔膜，并由此引起的故意不给食物或毒杀的事^②。反之，在“妇女职业最少的农业区，死亡率也就最低”^③。但1861年的調查委员会，却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結果，在此海沿岸若干純粹农业区，一岁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几乎和最坏的工厂区一样高。亨德尔医师（Dr. Julian Hunter）被派去实地調查这种現象。他的报告，收录在“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中^④。人們以前以为，每十个兒童中，有一个兒童，是为瘧疾及其他低湿地

①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34頁。

② “1861年的調查，还說明了，在以上描写的情形下，因母亲在工厂劳动而引起的忽略和照料不当，使很多兒童夭折了，同时，母亲还极度把对兒女的自然感情丧失掉，不但見兒女的死毫無惜意……有时还直接下手去弄死他。”（“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

③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第454頁。

④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454頁至463頁，亨德尔医师关于英格蘭各农村区域嬰兒过高死亡率的报告。

特有的疾病所杀。但調查恰好得到相反的结果。“驅除瘧疾的原因——使冬为沼地夏为牧草的土地，轉化为丰沃的谷物栽培地——曾引起异常高的嬰兒死亡率^①。亨德尔医师在此等农业区，曾詢問七十个名医师。他們的意見，在这一点，是“异常一致”的。和土地耕作的革命相同时，有工业制度被采用了。

“和少年男女在同队中一同工作的已婚妇人，除一个名叫队长（Gangmeister）而領有全队的人，为一定金額，受一个租地农业家支配。队有时开往离村許多哩的地方，我們早上晚上都看見她們在路上，穿着短褲和相配的上衣和鞋子，有时也穿长褲子，外表上好象非常健壯，但通例染有种种不道德的习惯。她們爱独立的和忙碌的生活，一点也不顧慮到，她們的留在家里的可怜的兒女，将由此引起怎样不祥的结果。”^②工厂区域的各种現象，都在那里再生了；在那里，隱蔽的杀嬰事件，和以鴉片药給兒童吃的事件，甚至比工厂区域还多^③。西門医师（Dr. Simon 樞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編人）說：

“我目击由此生出的种种弊害，故对于产业上每一种大规模使用成年妇女的办法，都深抱憂惧。”^④工厂視察員貝克尔也說：“規定一切有兒女的已婚妇女不准在工厂內工作，为英国制造

① 前揭报告第35頁及455頁至456頁。

②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456頁。

③ 象在英格兰的工厂区域一样，在英格兰的农业区域，鴉片的消費，也在成年男女人間不断地增加了。“推進鴉片药的販賣，……已經成了若干企业批发商人的大目标。鴉片药在药房已經成了主要商品。”（前揭报告第459頁）常吃鴉片药的兒童，“萎縮为小老人，或枯槁得象小猴子一样。”（前揭报告第460頁。）——我們看到了，印度和中國是怎样報復英國的。

④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37頁。

业区域計，实在是一个幸事。”^①

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的剝削，曾怎样引起精神上的頹廢，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書，及其他各著述家，已經說得这样透澈，所以在这里，我只要把这一点提到就够了。但人为地把未成熟的人化为單純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还会引起智力的荒廢。这种荒廢，和自然的无智状态，是極有分別的。因后者不过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状态中，不曾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风度破坏。就因为有这种荒廢，英国国会才規定，在每一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內，对于生产上使用的十四岁未滿的兒童授以普通教育，是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謂教育事項的不倫不类的文句，使强迫教育大体上成为徒有其名的行政机关缺乏，工厂主对于这种教育法規的反对，和他們实际上躲避这种法規的詭謀，再明白沒有地，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对此，应由立法院負其全責；它所通过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法律；外表上看，它所照顧的，是兒童的教育，但沒有包含一个規定，表示这个目的，应如何才可以有保証地达到。它只規定兒童每日須有若干小时（三小时），必須在称作学校的四壁之內被关着，規定兒童的雇主，每星期必須收集由那种自称为男教师或女教师的人发出的上学証明書。”^② 1844年修正工厂法通过以前，上学証明書常由男教师或女教师画个十字代替簽名，因为它們自己也不会写字。“有一次，我參觀了一个发行上学証明書的学校，我看見教师的无知状态，吃了一惊，問：‘先生，敢問先生識字不？’他答

① 1862年10月31日“工厂觀察員报告”第59頁。这位工厂觀察員，以前曾經受医师。

② 荷尔納1837年8月30日“工厂觀察員报告”第17頁。

說：‘唉，一点点。’他也发行上学証明書。为辯护这种权利計，他說：‘無論如何，我总是在我的学生面前的。’当1844年法案尚在制定中的期間，工厂視察員关于这所謂学校的醜态，已經揭发无遺。从那里发出来的上学証明書，他們不能不承認是合格的。但由他們的力爭，自1844年法案通过以来，上学証明書上面的数字，必須教員亲笔填写。他还須在它上面簽上他的完全的姓名。”^① 苏格兰工厂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 (Sir John Kincaid) 曾提示同样的經驗。“我們參觀的第一个学校是安·居麟夫人 (Mrs. Ann Killin) 主持的。我們叫她把姓名拼音，她一开口就錯了。她用一個C字开头，但立即改口，說她的姓名，是K字开头的。在她簽名的上学証明書上，我发觉，有种种簽法。她的笔迹，証明她沒有教書的資格。她自己也承認，她不能登記上課簿冊。……在第二个学校，我发觉教室有十五呎长十呎寬，但有学生七十五人，在听一些叫人不能听懂的事情。”^② “从这种只发行兒童上学証明書的地方，当然不能受得任何有价值的教育，但不仅如此。即在师资相当可以的学校內，也因为有各种年齡（三岁以上）的兒童挤在一块，以致教师徒劳而无功，这种教师的生活是極苦的，他的生活費，是由学生繳納的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凑合起来的。并且，校具是極稀少的，書籍及其他教授用品是不足的，拥挤的嘈杂的空气，对于贫苦兒童的影响，又是極有害的。我曾參觀許多这种学校，发现其中的学生，絕對不作什么事情；但这样就算上学，在官厅的統計上，这种兒童也就算受了教育。”^③ 在

① 1855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18頁19頁。

② 金凱德爵士1858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31頁32頁。

③ 荷尔於1857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17頁18頁。

蘇格蘭，工廠主曾竭力避免雇用必須上學的兒童。“這一點，已經可以證明，工廠主對於工廠法的教育條款，是嫉恨痛惡的。”^①這種事實，以驚人的程度，發生在受一種特別工廠法管束的印花工業上。依照該法的規定，“每一個在這種印花工廠作事的兒童，必須在雇用第一日以前六個月內，至少進學校三十日，時間應在一百五十小時以上。在繼續雇傭每六個月的期間內，又至少須進學校三十日，時間也應在一百五十小時以上。……上學的時間，必須在午前八點鐘至午後六點鐘。每日上學的時數，不得少於2½小時，也不得多於五小時。不然，是不能算在一百五十小時內的。在普通情形下，兒童會在三十日內，每日午前午後都上學。每日五小時，三十日期滿後，一百五十小時法定的上學時間已經有了，用他們的話說，上學證明書已經有了，他們就到印花工廠去，一直作到六個月滿。然後，次一個上學期間來了，他們再上學，又是到已有上學證明書的時候為止。有許多已經上學滿一百五十小時的兒童，在印花工廠作滿六個月後，再回到學校里來，情形是和初次進學校一樣。上一屆上學所受得的一切教育，都失去了。……就別一些印花工廠說，兒童上學的時間，完全視工廠營業的需要而定。法定的上學時間，是在六個月內，零零碎碎，每一次三點鐘至五點鐘，湊合成的。……譬如，今天是午前八點鐘至十一點鐘上學，明天是下午一點鐘至四點鐘上學，接着幾天不上學，然後又在下午三點鐘至六點鐘上學；三天四天或一星期上學之後，又連接三星期或一個月不上學；此後，又隨雇主的便，間或到學校去幾點鐘。總之，兒童忽從學校推到工廠，忽

① 金凱德爵士1856年10月31日“工廠觀察員報告”第86頁。

从工厂推到学校，到一百五十小时已经数满为止。”^①兒童与妇女以过大的数目加入結合的劳动队伍以来，机器就终于把成年男工人在手工制造业时期对于資本專制尚还保留的一些反抗力，打破了^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77頁——487頁，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① 勒德格萊夫在1857年10月31日“工厂觀察員報告”第41頁42頁。在原工厂法（不是指本文所說的印花工厂法）已实行相当时期的英国各产业部門，教育条款实行上的障碍，近几年来，已经相当克服了。但在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則玻璃工厂主吉德士的見解依然盛行着。他对調查委員淮特說：“据我所見，过去数年間，工人阶级一部分所受的的教育增加了，但这种增加，是一种禍害。那是危險的，因为它会使他成为独立的。”（“童工委員会第四報告”倫敦1865年第253頁。）

② “亞君，一个工厂主，他曾对我說，他的蒸汽織机，是完全使用女性的，……已婚的女性，尤其是有兒女必須扶养的已婚女子，最受歡迎。这种妇女，要比未婚女人更細心老實得多，她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人类的美德，尤其是女性特有的美德，是被用来害她們自己了。女人是更守义务，更溫柔的，但这一切都成为她們受奴役受賄害的手段了。”（亞哥勒對滑1844年3月15日的一篇演說，題名“十小时法”第20頁。）

恩格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 女工、童工和家庭

——节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無論是紡或者是織，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样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須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們手部的肌肉和骨骼比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們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緊張逐漸被水力和蒸汽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沒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資比較低，而且如上面已經說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們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紡紗机的紡紗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驢机的紡紗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紡工（在使用自动紡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間或是失了业的老紡工。①在动力織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二

① “郎卡郡某些棉紡織业部門的工資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挣6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1844年10月工厂觀察員察·霍納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紡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束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門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認的，他們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詳細的統計表，想証明机器决沒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約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們很小心地不告訴我們，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問題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們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員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們沒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說出来。这些表充滿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顛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門外汉但不能向內行人証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証明了作者即厂主們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們可以从艾釋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議院为辯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說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別的资料，这些資料並沒有受到厂主的反駁，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顛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說，还不

到1/4。在棉紡織工厂里，女工占56.25%；在毛紡織工厂里占69.5%；在絲織工厂里占70.5%；在紡麻工厂里占70.5%。这些数字想来已經足以証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証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結果現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顛倒过来，而这种顛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們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別的地方工作同样长的時間，那末他們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們象野草一样完全沒有照管地生长起来；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½先令把他們托付給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們，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顧而釀成的不幸事件就惊人地增加起来。根据曼彻斯特的驗尸官的記錄（根据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頁），在九个月內有69个孩子燒死，燙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說，一共发生了225起不幸事件①，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內一共只发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矿中的不幸事件都沒有包括在这两个城市中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该注意到，曼彻斯特的驗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認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彻斯特卫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严重地燒伤、燙伤人的事件。母亲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証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嬰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們急忙赶回去給

① 1843年曼彻斯特医院記錄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燒伤、燙伤的。有多少人因而致死却沒有說明。——恩格斯原注

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这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釋黎助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証言：

“M·H·二十岁，有两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兒，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她早晨五点钟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来；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H·W·有三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来；一回来就要替小孩子做许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钟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浑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说：‘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浑身都讓流出来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們采取用麻醉药使孩子保持安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經傳布得很广了。根据曼彻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主任琼斯博士的意见，这种习惯是常見的痙攣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情形無論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德行的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讓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見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沒有爱，沒有絲毫的关怀，完全象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沒有絲毫眷恋的，他們在自己創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們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兒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們一到他們掙的錢多于父母花在他们身上的錢的时候，他們就开始交給父母一部分錢作为食宿的费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

已經发生（鮑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17頁及其他各頁；均引自“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报告”）。一句话，孩子們都逐漸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館，如果他們不滿意这个旅館，他們就常常另外換一个。

在許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顛倒了。妻子掙錢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飯。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專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閹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象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译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階級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詳細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譯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綴字錯誤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約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說到他認識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海倫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辮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間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張三条腿的圓桌、一只箱子，沒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糟，上面蓋着两条破床單，火炉旁有两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走进来的时候，可怜的杰克坐在火炉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用縫衣針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見老朋友站在門口，就想把針錢活藏起来，可是宋（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了一切，他說：“見鬼，杰克，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

干什么活呀？”可怜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說：“我知道这不是我干的活，可是我那可怜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回家时已經累得啥也不能干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經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說着就痛哭起来，他說：

“不錯，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沒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真比在街上拾 100 金鎊还要难。但是我从来不愿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連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来我就不知道我們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說：“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問道：“可是，杰克，告訴我，这些时候沒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訴你，朱，湊合着活下来了，可是也真难过呵。你知道，我結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懶汉。”朱說：“可不，你哪里是懶汉。”杰克說：“我們的家曾經布置得很好，那时瑪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挣的钱足够我們两人用。可是現在什么事情都顛倒过来了；瑪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飯，补衣服。我那可怜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惯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真难过呵。”朱回答道：

“是呵，真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来；他說，要是他沒有結婚，或者根本就沒有生下来，那該多好；但是他和瑪丽結婚的时候怎么也沒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說：“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来告訴我，他听了这些話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罵人的話咒罵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象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写的更荒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嗎？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真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真正成为

男人的情况，这种最可耻地侮辱两性 and 两性都具有的人类尊严的情况，正是我們所讚美的文明的最終結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解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状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眼看着人們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来都成为笑柄，我們只能或者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認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錯了道路。我們必須承認，两性間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顛倒过来，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如果說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統治男人的現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来男人統治女人的現象也应该認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現在的女人，象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統治建立在她謀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财产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财产的共有就不是真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員以自己担負了大部分的責任而矜驕自夸。現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証明了維系家庭的紐帶并不是家庭的愛，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①当孩子們不象上面所說到的那样只給父母飯費而要贍养他們的失业的父母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証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見的，在曼彻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屡見不鮮。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釋黎勋爵在他的演說（1844年3月15日在下議院发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两个女兒上酒館而責罵了她們，她們却說她們

① 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 412 个工厂里做工的有 10,721 个已婚妇女；她們的丈夫只有 5,314 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927 人做別的工作，821 人沒有工作，其他 659 人不詳。可見每个工厂都有两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已經被訓得煩死了：去你的吧，我們还得养活你！也应该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們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长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岁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們不会縫紉，也不会編織，不会做飯，也不会洗衣，她們連最普遍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顧孩子，她們更是一无所知。“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来証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斯博士則发表了以下的意見（“报告”第4頁）：

“女孩子們沒有經過仔細考虑就很早地結了婚；她們沒有可能、沒有時間、也沒有机会来熟悉家庭主婦的最普通的責任，而且即使她們有了这一切，她們在婚后也沒有時間来承担这些責任。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見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錢雇来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經常不是一个所謂的家（home），而是一間地下室，里面既沒有做飯的器具，也沒有洗濯、縫紉和补綴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們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們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誠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証言見“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7、38、39、72、77、50頁。塔夫耐尔文件第9、15、45、54頁及其他各頁。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禍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人們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

在一間工作室里，他們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沒有受過任何智育和德育的人們擠在一個狹小的地方，——這一切對婦女的性格的發展是不會有什麼好影響的。廠主即使注意到這一點，也只是在真正發生了什麼丑事的時候才會出來干涉；至於比較放蕩的人對比較規矩的人、特別是對年輕人的經常的但不大顯著的影響，他就無法知道，因而也無法預防。而正是這種影響害處最大。在“1833年工廠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許多証人都說工廠中的談話是“猥褻的”、“下流的”、“骯髒的”等等（考威爾文件第35、37頁及其他許多頁）。我們在大城市里大規模地看到的事情在這裡小規模地發生着。人口的集中對人們有同樣的後果，不管這種集中是發生在大的城市里還是小的工廠里。工廠愈小，接近的機會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後果是免不了的。萊斯特的一个証人說，他寧願讓他的女兒去討飯，也不願送她進工廠，工廠是地獄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致妓女都是工廠造成的（鮑爾文件第8頁）。曼徹斯特的另一個証人“毫不猶豫地斷定，工廠中的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經喪失了童貞”（考威爾文件第57頁）。委員會委員考威爾簡直就認為，工廠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階級的中等道德水平還要低一些（第82頁），霍金斯博士則說（“報告”第4頁）：

“道德是不容易用數字表示出來的，但是，如果相信我親身的觀察，相信那些和我談過話的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並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証言所產生的總印象，那末工廠生活在道德上對青年婦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喪氣的。”

不言而喻，工廠奴隸制也和任何別的奴隸制一樣，甚至還要厲害些，是把 *jus primae noctis*① 給予主人的。在這方面

① 初夜權。——編者注

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们本来就不很珍视自己的贞操呢。如果厂主足够卑鄙的话（委员会的报告叙述了许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业创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习俗的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髮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怒，竟使得国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①。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

① 1802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二小时内，并禁止让他们做夜工。此项法律只是在棉纺织业和毛织业中实行，并且没有规定负责视察工厂的机构加以监督，而事实工厂主们也不遵守它。——编者注

后，正如我們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兒童，使他們不会因资产阶级的食欲而受到殘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足以証明他們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象对已經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象在比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却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見的損害，但是待在污濁、潮湿而且經常是悶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們應該專門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時間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貪婪上，把孩子們从学校和新鮮空气里拖出来，讓厂主老爷們从他們身上榨取利潤，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饒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說：如果我們不雇孩子們到工厂里来工作，他們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們的发育。一般地說，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惡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惡劣的条件为自己謀利益！他們用来替自己辯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

一样，正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辯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縛住他們的手脚，这些專門为工人的福利而設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讓我們来听一听，在工厂視察員沒有盯住厂主以前，他們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讓他們自己承認的証据（“1833年工厂調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們。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說：孩子們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間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經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時間常常是长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飯時間除外）；厂主允許管理人毆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騎着馬去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馬前面，强迫他和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頁）在工人的反抗比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滿足資本家的食欲。他們的目的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資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証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間的休息这样經常被剝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輕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整个神經系統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結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縱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86頁——197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恩格斯：資本家对女工、童工的 野蠻的摧殘

——节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盆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結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結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說：“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盆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兒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極高声望的人物証实了。”

許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証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証实了她們常常流产（例如見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頁和第13頁）。此外，女工們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們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間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們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們就得担忧她們的位置会被別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們在这一段時間內也拿不到工資了。女工們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見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資产者老爷們还覺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們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見。間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

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們被允許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們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認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許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問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嗎？”——“还没有。”——“她生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該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們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們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許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則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貴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請听听下面的話（考威尔文件第77頁）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簡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請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們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險。’”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証明（戴·巴萊爵士文件第44頁）：工人托馬斯·麦克杜特有点發燒，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無論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輕的女孩子們在发育期間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現象。有些年輕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經发育完全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

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North of England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正如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35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经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劳顿博士文件第14页等；戴·巴莱爵士文件第5页等）月经不调而且在月经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

这种纖維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纖維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結核。（参看斯图亚特文件第、13、70、101頁；馬根多士文件第24頁等；鲍尔关于諾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3頁等；巴莱文件第12頁〔一个工厂中发生五起〕、第17、44、52、60頁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頓文件第13頁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亞麻的湿紡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輕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錠子上濺到他們身上来，所以他們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經常有积水。紡紗工厂的并紗間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經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說話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紡工和并紗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馬根多士和戴·巴莱爵士都極其尖銳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們的健康漠不关心。紡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別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質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紡麻也象在水力紡紗机上紡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錠子，使它停止轉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須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經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紡織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紡紗机車間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們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窄，身段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殘廢。机器上的工作常

常釀成許多相當嚴重的不幸事件，結果還使得工人暫時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見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較少見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輪子卡住并且給軋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許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殘廢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簡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殘廢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險的地方是从大軸上給各种机器傳送动力的傳动皮帶，特别是在这种皮帶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現在已經很少見了。誰要是被这种傳动皮帶帶住，轉眼間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較不严重的它甚至連提都沒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軋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薩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輪子卷住，軋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綠野猎場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殘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傳动皮帶卷住轉了五十轉，死后沒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結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傳动皮帶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殘廢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記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別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

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們最多也只付医药費，在治疗期間照付工資的就極其少見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們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責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負，因为孩子們还不会遵守預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資产者，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謔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的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廢話。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實質是这样：既然孩子們不会謹慎小心，那就必須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謹慎，那末他們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說，他們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險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負答的，不是使他們不能受教育的資产階級，还能是誰呢？——或者是机器裝置得不好，必須在周圍加上隔板或柵欄，这当然也是資产階級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險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們为了要多掙一些錢，必須赶快工作，沒有謹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場合下应当負答的也还是資产階級。譬如說，許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轉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資产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時間內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願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時間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時間对他來說都是这样地寶貴，使他寧願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險，也不願把这一小时奉送給資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時間內，那就沒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轉動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

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終生贍養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時，就應當贍養他的家庭。在工業發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現在還要多得多，因為那時的機器比較壞，比較小，裝置得比較擠，而且幾乎完全沒有安全設備。但是象前面引証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數字現在還大得足以使人們要嚴肅地考慮下面這件事實，這就是，僅僅為了一個階級的利益，竟有這麼多的人成為畸形者和殘廢者，竟有這麼多的勤勞的工人在替資產階級服務的時候因資產階級的過失而遭遇不幸，從而陷入窮困和饑餓的厄運。

資產階級的這種令人厭惡的貪婪造成了這樣一大串疾病！婦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發育，男人虛弱無力，四肢殘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毀滅了，他們疲憊而且衰弱，——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為了要填滿資產階級的錢袋！如果讀到一件件的殘酷得野蠻的事情，讀到孩子們怎樣光着身體被監工從床上拖起來，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腳踢下被趕進工廠（例如斯圖亞特文件第39頁及其他各頁），他們的睡夢怎樣被拳頭所驅散，他們又怎樣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個在機器剛停住的時候就睡去的可憐的孩子怎樣在監工的吆喝下驚跳起來，閉着眼睛重複平時的操作；如果讀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樣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覺，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們趕出工廠；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時怎樣疲倦到由於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飯，他們的父母發現他們跪在床前，原來他們在那里禱告的時候睡着了；如果讀到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證據都有委員會本身認為可靠的許多証人起誓証實的報告中讀到這些；如果想一想，這是一個“自由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的報告，是做出來反駁托利黨以前的報告並證明廠主們的心

地純潔的；如果想一想，委員們自己是站在資產階級一方面，他們記載所有這些證據是違背他們的本意的，那末對這個以慈悲心腸和自我犧牲自詡而實際上却不惜以任何代價來裝滿自己的錢袋為唯一目的的階級，難道能不感到憤怒，能不感到憎恨嗎？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207頁——214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

◆

◆

值得驚奇的是，正是為資產階級太太們製造裝飾品的工作，給這些工人的健康帶來了極其悲慘的後果。在談花邊生產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過這種情形，現在我們再拿倫敦時裝商店的例子來做證明。這些商店僱用了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共達15,000人；這些女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她們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隸。在一年內約有四個月之久的時裝季節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時間每天也達十五小時，在定貨急迫的時候每天達十八小時。但是大多數商店在這個期間的工作時間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們休息和睡眠的時間一晝夜從來不會超過六小時，常常只有三四個小時，有時甚至只有兩小時。這樣，她們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實上她們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晝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時到二十二小時！一直到體力消耗得實在連針都拿不住的時候，她們的漫長的工作才算到了盡頭。還有這樣的事情：這些可憐的人一連九天都沒有脫過衣服，只是抽空在墊子上躺一下；給她們的食物都切成小塊，好讓她們盡快地吞下去。一句話，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脅——的驅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種持久而不間斷的工作，這種工作連身強力壯的男人也吃不消，何況是十四歲到二十歲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工房和臥

室里的郁闷的空气、弯腰曲背的姿势、经常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主要是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这一切使得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闹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象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是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只得到1½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½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4¼先令（即1½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①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1½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官吏们所

① 参看1844年3月16日的“每周快讯”——恩格斯原注

办的圣潘克拉斯的习艺所以1½辨士一件承做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2½—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贖回来，如果无力贖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象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①；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8页——261页）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 托·斯·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象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有很敏锐的心灵，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摘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Punch”）上，后来又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证。

——恩格斯原注

恩格斯：私有财产制度的发生 与妇女地位的变化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我們已經根据希腊人、羅馬人及德意志人底三大实例，探討了氏族制度底解体。現在在結束时，我們来研究一下那在野蛮高級阶段已經摧毁氏族社会組織及随着文明底出現而完全排除它的一般經濟条件。对于这种研究，馬克思底“資本論”和摩尔根底“古代社会”一書，是同样地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中級阶段发生后，在其高級阶段繼續发展起来，就我們的資料所許可的範圍內去判断，到了野蛮底低級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現在我們就从这一阶段开始吧。

在这一阶段，我們曾以美洲紅种人為例，发見了已經充分发展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氏族，最常見的是分为二个；随着人口底增加，这些原始的氏族，复分裂为几个女兒氏族，最初的氏族对于这些女兒氏族而言便是胞族；部落自身又分成几个部落，在每个部落中，我們大半还可見到以前的各氏族；各部落結成一个联盟，至少在个别場合之下把几个近亲部落联合起来。这种簡單的組織，是跟它从中发生的社会条件完全相适应的。它无非是一种天然长成的集团；它可以調整那在这样組織起来的社会內部所能够发生的一切冲突。对外的冲突，則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終，却决不能以奴役它而告終。氏族制度底偉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它

的有限性，就表現于在这里沒有統治与奴役的存在余地。在氏族制度內部，還沒有权利与义务間的任何差別；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的复仇或贖回，是权利还是义务这一問題，对印第安人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問題在印第安人看来，是荒謬的，正和吃飯、睡覺、打猎——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問題一样的妄誕。同样，部落和氏族也不可能分为各种不同的階級。这就引导我們对这种制度底經濟基础不得不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仅在部落居住的地方、比較稠密些，在该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一个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为中立的防卫森林，它把这个部落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分工是純粹天然发生的；它仅存在于两性之間。男子外出作战、打猎、撈魚、获取食料，并制备为此所必要的工具。妇女在家中工作，制作衣服及食物——烹調、紡織、縫紉。他們各为自己活动領域內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內的主人。每个都是自己制造及自己使用的工具底所有人：男子是武器、漁猎用具底所有者；妇女是家具底所有者。家庭經濟是由数个家庭，往往好多家庭，以共产制的基础来經營的①。凡共同制作及使用的东西，都是公共财产：如房屋、庭園、木舟。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法学家及經濟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来的财产”——現代資本主义所有制所依恃的最后的虛伪的法律根据。

但是，人們并不是到处都停止在这个阶段上的。在亞洲，他們发现了可以馴养及后来可以在馴服状态中繁殖的动物。野

① 特別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見班克洛夫的著作。夏罗蒂后島（Queen Charlotte Islands）上的亥达（Haidas）部落，还有包括住在一棟房子里的七百人的人家。在努特卡人（Nootkas）中間，常是整个部落住在一棟房子里。（恩格斯原注）

生的雌水牛，是須要猎取的；但已經馴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并可以挤乳。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Aryans）、塞姆人（Semites），也許乃至杜兰人（Turanians）——起初是以馴养家畜，而只是以后才以繁殖与照料家畜为他們的主要的劳动部門。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这是头一次大规模的社會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不但比其余的野蛮人为多，而且他們还生产別的生活資料。与其余的野蛮人比較，他們不仅有为数頗多的牛乳、乳制品及肉类等，并且有兽皮、羊毛、山羊毛及隨着原料的增多而日益增长的紡織物。这首次使正常的交換有可能了。在更早的发展阶段上，仅有偶然的交換；制造武器及工具的特殊技能，已可以引向暫时的分工。例如，在好多地方，曾經发見了制造石器时代末期石器的手工工場底不可置疑的遺迹；在那种工場内发展了他們的技能的匠人，多半是为全公社打算而工作，如印度氏族公社（Gentilgemeinwesen）底終身手艺人还是这样作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交換只有在部落内部才能发生，而且是一种特殊罕有的現象。但是，自从游牧部落分化出来以后，我們看到，各部落成員間的交換及其发展和巩固而成为一种經常制度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交換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間由各氏族族长来进行的；到了畜群轉为各自的财产的时候，个人与个人間的交換，便逐漸占优势，乃至成为交換底唯一形式了。不过，游牧部落用以与其邻人交換的主要物品，乃是牲畜；牲畜成为商品，一切商品通过它交換，并且到处乐于和它交換，——要之，牲畜获得了貨幣的机能，在这个阶段上已經起着貨幣底作用了。自商品交換本身发生的时候起，特殊商品——貨幣的要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与速度而发展起来了。

作为农业先驱的园艺耕作，大概为低级阶段底亞細亞野蛮人所不知道，但它在那里的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杜兰高原底气候条件下面，要是没有供长久而严寒的冬季用的秣草贮藏，那末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秣草栽培与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为必要的条件了。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便很快地成为人类的食物了。耕地还是部落底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又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末了更交给个人使用了；他们对耕地或许有若干占有权，但再没有其他的权利。

在这一阶段上，工业活动方面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机；第二是矿石的熔炼与金属底加工。铜、锡及两者的合金——青铜，都是最重要的金属；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只有铁才可以作到，而当时还不知道采铁。金银已开始用于装饰，并且必定已有比铜与青铜更大的价值了。

一切部门——牧畜、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底增加，使人底劳动力可以生产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品。同时，这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负担底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是有益的事情了。战争供给新的劳动力；把俘虏变为奴隶。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随着劳动生产率底提高，从而随着财富底增加，以及随着生产活动场所底扩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底总和之下，必然地引起了奴隶制。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中，产生了社会底最初的大分裂——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二大阶级。

至于畜群怎样而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迄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

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及其他新的财富底出现，在家庭里面便发生了革命。生活资料的获得总是男子底事情，谋生的工具(Erwerbsmittel)是由男性所制造的，因而成了他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生工具：它们的最初的驯养与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性底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与奴隶，也是属于他的了。如今生产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男子了；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与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柔的”牧人，却恃有自己的财富，跃居首位，而把妇女排挤在第二位了。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中的分工，成了男女之间分配财产的根据；这一分工与以前一样，可是它所以把以前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只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不同了。那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原因，——妇女的劳动只限于家中工作，——现在却确立了男子在家中的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内工作，现在跟男子谋生的劳动比较起来，失掉了它的意义；男性的劳动是至高无上的，而妇女的工作只是毫不足取的附属品了。在这里就暴露出只要妇女被排斥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以外而只限于家中私人劳动，那妇女底解放，要使她们跟男子平等，便是不可能的，而且永久是如此的。妇女底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中工作仅占有她们很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这只有在现代大工业之下才可以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允许大规模的妇女劳动，而是真正要求妇女劳动，并且它使家庭的私人劳动也逐渐变为社会的事了。

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权底确立，对于他的独裁制度最后障碍物也崩溃了。这种独裁制，因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

底实行、对偶婚底逐渐轉为一夫一妻制，而更加确定与永久化了。这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造成了一个漏洞：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成为一种与氏族对抗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了。

下一步把我們引向野蛮底高級阶段，一切开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鉄劍时代，但同时也就是鉄犁与鉄斧时代。鉄已經为人类服务，这是在历史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当中的最后者（直到馬鈴薯的出現为止）和最重要者。鉄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开垦广大的森林地域，成为可能；它給了手工业者以坚牢而銳利的器具，不論任何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任何金屬，沒有一种能与之相抗。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下子办到的；最初的鉄往往比青銅还要柔软些。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灭的；不仅在“喜尔得布兰歌”中，而且在一〇六六年的哈斯丁斯（Hastings）之役中^①还都使用石斧。不过，进步現在是在不可抑制地、很少間断地、并且更急速地繼續进行着。以石墙、敲楼、雉堞圍繞的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已經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底中心地，——这是建筑艺术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險与防卫需要增加底征候。财富虽然很快地增加了，但却是个別人底财富；制品底多样性和制作艺术，在織业、金屬制造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愈益分离的手工业中，日益显著地发展起来；农业現在除了谷物、豆科植物及果实以外，并且也供給油及葡萄酒，这些东西都已經学会制造了。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經不能由同一个人来执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劳动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了。生产以及随之俱

① 哈斯丁斯系英国的一城市，侵略英国的諾曼人与土著人——盎格魯薩克逊人曾在該地大战。——俄文版編者

来的劳动生产率底不停止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底价值；在前一个发展阶段上刚才发生并且曾是偶然现象的奴隶制，如今已成为社会体系底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了；奴隶們不再是簡單的助手了；如今把他們大批地驅到田野中和工場中去工作。随着生产底分为农业与手工业两大部門，便发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不仅发生了部落内部及其境界上的貿易，而且也发生了海外貿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大量发展；貴金屬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貨幣商品，但是还不鑄造貨幣，只是簡單地就重量交换罢了。

富者与貧者間的差別，跟自由人与奴隶底差別并列地出現了，随着劳动底新分工而出現了社会分为各階級底新的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間的財產差別，在旧的共产制的家庭公社还保存着的地方都突破了它。同时，这种公社所行的共同耕作制也灭亡了。耕地分配給各个家庭使用——起初是暫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終于随着对偶婚底进到一夫一妻制而逐漸地并平行地进到完全的私人所有制了。个体家庭便成为社会底經濟單位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2頁——157頁，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恩格斯：論家庭形式的发展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原始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一、血緣家庭 (The Consanguine Family)——这是家庭底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而区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祖母，都是互为夫妻；他們的子女，即父母，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共同夫妻的第三个范围。这批人的子女，即第一輩的曾孙們，又构成第四个范围。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与子孙、双亲与子女之間的相互的夫妇的权利与义务（用現代的說法）。兄弟与姊妹——同胞兄弟姊妹、从兄弟姊妹、再从兄弟姊妹等，都是互为兄弟姊妹，正因此之故，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底亲族关系，在家庭底这一阶段上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在內，乃是自然而然的事^①。这种家庭底典型形式，是由一对配偶底子

① 馬克思在 1882 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以嚴严厉的語調，批評瓦格納的“尼伯龍根歌曲” (Nibelungentext) 中對於原始時代底完全的曲解。該歌詞中說道：“還曾听到过阿哥抱着妹妹做新娘？”这种瓦格納的“色情之神”，完全以現代方法，用近亲通姦底苦下藥劑，使他們的“爭風”更加激烈；馬克思對此回答道：“在原始時代，姊妹曾是妻，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原注）

瓦格納底一位法國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解，謂在“冰洲远古韻文集”（瓦格納的曲即以此為根據）——“厄革斯德列克”中，羅絛神 (Loki)——殘忍之神，——舞者就指責福雷亞 (Freyja) 女神道：

孙组成的，此种子孙的每一代都是互为兄弟和姊妹，因之，也正是互为夫妻的。

这种血緣家庭已經絕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記載的最蒙昧的民族中間，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爭辯的例子来。不过，夏威夷的亲族制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夏威夷的亲族制度，今日在全部玻里內西亞还通行着，它表現着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发生的那种血緣亲族的等級；同时，家庭底以后的一切发展，也使我們必須承認这一点，因为家庭底以后的全部发展是以这一家庭形式底存在作为必要的最初阶段。

二、“普那路亞”家庭 (The Punaluan Family)——如果家庭組織上底头一个进步是在于从相互的性交关系中排斥了父母和子女，那末，第二个进步便在于从这一关系中排斥了姊

“在神的面前，你拥抱着自己的哥哥。”由此似乎得了个結論，說兄弟和姊妹間的結婚在那時候已經被禁止了。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話的信仰已經彻底击破的那一时代底表現；这是对于神底純粹魯西安 (Lucian——古希腊諷刺作家。——譯者) 式的諷刺。要是作为麦非斯托 (Mephisto——古时七大魔鬼之一。——譯者) 的罗梭在该神話里对福雷亞女神加以这样的非难，那末这倒是反对瓦格納的了。而且在后边敘行詩中罗梭神向諾尔特神 (Njord) 說道：“你同你的姊妹生了 (这样的) 一个兒子。” (Vidh systur thinni gæztu slikan mög) 是的，諾尔特神不是亞薩 (Asa) 神，而是瓦那 (Vana) 神；他在“永林底傳說” (“Ynglinga Saga”) 中說，兄弟与姊妹間的結婚，在瓦那族是很普通的，但在亞薩族并不如此。這可以說明，瓦那是比亞薩還要更古的神。無論如何，諾尔特是生活在亞薩中間，即生活在与他同等的神之中間，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宁是一种証据，証明在挪威关于諸神傳說发生底时代，兄弟和姊妹間的結婚，至少在諸神之間，尚未引起絲毫的憤怒。要是想为瓦格納辯护，与其引用“冰洲 远古 韻文集”，倒不如引用歌德来得好。歌德在神与舞妓的敘事詩中，关于宗教上妇人委身寺院的义务，也犯了同样的錯誤，他过于把这种风俗習慣比作現代的冥淫了。(恩格斯在第四版所加的注譯)

妹和兄弟。这一进步，由于参加者底年龄更加相近，故比第一个进步要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先由排斥同胞兄弟和姊妹（即母方的）间的性交关系开始的，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下，以后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諸島上，在本世紀尚有例外），終于到了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間的結婚，用現代的稱謂說，即禁止同胞兄弟姊妹底子女、孙女、及曾孙間的結婚；照摩尔根說，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則是在怎样发生作用底最好例解”^①。不容置疑，凡血族相姦因这个进步而被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間的結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个进步底影响有多么强大，可由氏族設立来作証明；这种氏族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地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縱非全部也是多数野蛮民族底社会制度底基础，而且在希腊及羅馬，我們是由氏族直接进入文明时代的。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經過数代之后一定都要分裂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共同的家庭經濟，直到野蛮底中級阶段之后期为止毫无例外地盛行着，它規定了家庭公社（Familiengemeinschaft）底最大限度的規模，此种規模虽視条件而变更，但是对于每一特定地方总是多少确定了。不过，当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間不許有性交关系的观念一經发生，这一定要影响于旧家庭公社底分裂与新家庭公社（Hausgemeinden）底成立（这种公社不一定要与家庭集团相一致）。一系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公社底核心，而她們的同胞兄弟則成为別一公社底核心。摩尔根名为“普那路亞”的家庭便經過这样或类似的途徑而由血緣家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434頁。——英文版編者

庭发展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惯，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从姊妹，再从姊妹等）——曾为她们共同丈夫们底共同的妻，但是这些共同丈夫们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们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他们也再没有必要成为兄弟了，而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伴侣，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远房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性（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此等女性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这是一种古典的家庭结构形式（Familienform）；这种形式后来虽遭受了一系列改变，但它的主要特征仍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与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底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远房的）除外，同样，在另一方面，把夫底姊妹也除外了。

这种家庭形式十二分精确地把美洲制度所表现的亲族等级提供给我们了。我的母亲底姊妹底子女，还是她的子女，同样，我的父亲底兄弟底子女也还是他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的母亲底兄弟底子女，现在都是她的姪子和姪女，我的父亲底姊妹底子女都是他的姪子和姪女，而他们都是我的从兄弟与从姊妹了。原来，当我的母亲底姊妹底丈夫们还是她的丈夫们，同样，我的父亲底兄弟底诸妻还是他的诸妻的时候——即使在事实上不一定常常如此，而在法律上总是如此——，社会对于同胞兄弟姊妹间的性交关系底非难，曾使兄弟姊妹底子女（本来是毫无差别地被承认为兄弟姊妹的）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相互之间仍旧为兄弟姊妹（远房的），另一类，即一方面兄弟底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底子女，已经不能成为兄弟姊妹，已经不能有共同的父母了——无论是共同之父，或者共同之母，或是共同之父母；因此，在这里，首次发生了

姪子和姪女、从兄弟和从姊妹序列底必要，这种序列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是沒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族制度，在以某种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上看来似乎是全不合理的，現在它在“普那路亞”家庭中，連極小的細微处，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釋与自然的根据。“普那路亞”家庭或与它类似的形式，至少也有与美洲亲族制度同样流行的程度。

倘若虔誠的教士，象在美洲的西班牙僧侶一样，能够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观察出一种比簡單的“嫌惡”^①更重要的东西，那末关于这一家庭形式（已証明其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島上）大概我們从全部玻里內西亞都可得到材料。如果凱撒告訴我們，說当时处在野蛮中級阶段的不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那末，这最好解釋作群婚，野蛮时期底母亲，不会有十个至十二个成年的兒子，去占有共同的妻。但是美洲的亲族制度（它是跟“普那路亞”家庭相适应的），却有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底一切从兄弟及較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凱撒所謂“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弄錯了；是的，这个制度中，虽沒有絕對排斥父与子或母与女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內底可能性，但是惟其如此，却不許父与女或母与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內。同样，这种或类似它的群婚形式很容易說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

① 据巴奇芬的意见，杂乱的性交关系，是他发现的，他把这种性交关系叫做“污泥生殖”（“Sumpfzeugung”），这种杂乱的性交关系底遗迹，可归于群婚，現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要是巴奇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亞’婚姻是‘非法的’，那末，那一时代的人类也許要承認今日父系或母系方面的近亲与远亲間的結婚多数为血族通姦，正如血族的兄弟与姊妹間的結婚一样了。”（馬克思語*）（恩格斯原注）

* 參閱馬克思前引書，第187頁。——英文版編者

于蒙昧及野蛮民族共妻的叙述。瓦特遜及卡耶（見“印度底居民”一書）^①关于奥土地方（在恒河以北）底蒂庫爾人所叙述的也是如此：“他們在大公社之內，差不多毫无差別地过着共同生活（即在性交关系上），要是他們之間有二人被視為夫妻，那末，这个婚姻联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氏族制度，在絕大多數場合之下，似乎是从“普那路亞”家庭中直接發生的。是的，澳大利亞人的等級制度（Class system）^②也可以成为氏族底出发点：澳大利亞人有氏族，但他們还没有“普那路亞”家庭，而是更粗野的群婚形式。

在群婚家庭的一切形式之下，誰是某一个孩子底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誰是他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底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們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把她自己的亲生子女与其余一切孩子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血統就只有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之，也只有承認母系，一切蒙昧的及处在野蛮低級阶段的民族，确是这种情形；巴奇芬底第二个大功績，就在于他头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由母亲方面确認血統及随着时代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承继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簡便起见，我仍然保存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底这一阶段上，还是談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的。

如果我們現在从“普那路亞”家庭中取其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姊妹集团（同胞的及血統較远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

① Watson J. F. and Kaye J. W. "The People of India". Vol. I-VI. London, 1868—1872.——俄文版編者

② 在这里以及后面作者所指的是澳大利亞土人的大婚姻集团。——俄文版編者

的第一、第二或更远的后代的姊妹)連同她們的子女以及她們的兄弟(即母方同胞的及血統較远的兄弟,照我們的前提,他們不是她們的丈夫們)来看,那末摆在我們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員。她們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始祖母;由于出自同一个始祖母,每一后代底女性子孙都是姊妹。但此等姊妹底丈夫們,已經不能是她們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始祖母的,从而也不包括在后来成为氏族底这个血緣集团以內了;然而他們的子女却屬於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实的母系方面的血統才具有决定的作用。一切兄弟与姊妹間,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族間的性交关系底禁止一經确定,上述的集团便轉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組成一个坚固确定的女系血族集团了。这些女系血統亲族是不能通婚的。从这时起,这种集团便为其他共同的社会和宗教的制度渐渐地巩固起来,而跟同一部落內底其他氏族有所区别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詳細說的。不过我們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不可避免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亞”家庭发展起来的一种东西,那末我們就有理由几乎毫无疑义地認定,凡能发見氏族制度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一切野蛮的及文明的民族中,都曾經有过这种家庭形式底存在。(中略)

三、对偶家庭(The Pairing Family)——一对一对的配偶在或长或短期間內的某种同居,在群婚时,或者还更早的时候,便已經发生了;一个男性在許多妻中間有一个正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她也是其他許多丈夫中間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形在傳教士們的头脑中产生了不小的混乱。这些傳教士們把群婚时而視為一种杂乱的共妻,时而視為一种对夫妇貞操底任意破坏。不过,这一基于习惯的对偶同居,因氏族底

愈趋发达，及因不許互相通婚的“兄弟”及“姊妹”等級底愈益加多，一定要逐漸巩固起来的。氏族对禁止血族間結婚的推动更加向前发展了。比方，我們見到，在易洛魁人及多数其他处在野蛮低級阶段上的印第安人中間，凡有血緣的一切亲族之間禁止結婚，且其种数多至数百。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复杂，群婚便逐漸成为不可能的了；它們为对偶家庭所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性与一个妻共同生活；不过，一夫多妻制和偶然的通姦，則成为男性底权利，虽然如此，由于經濟的原因，一夫多妻制是很少有的；同时，在同居期間，女性大抵被要求須严守貞操，要是有了通姦的情事，便殘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的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則象以前一样，只屬於母亲。

在这种往后繼續排斥血緣亲族結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也繼續在发生着效力。用摩尔根的話，“非血緣氏族的成員間的婚姻，产生了在肉体上及智力上更强健的人种；两个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的一代底头盖骨与髓便自然而然地扩大起来。直到他們綜合了两个部落底才能为止。”^①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一定要战胜落后的部落，或者要引起他們来做效自己。

这样看来，原始时代家庭底发展，就在于两性共同婚姻的范围底不断縮小，这个范围最初是包括全部落的。由于次第排斥亲族通婚——初为近緣者、次为远緣者、最后以至仅有姻戚关系者，一切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結果，只剩下了一对还結合得不大牢固的夫妇，即分子，这种分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466頁。——英文版編者

子一解体就无所谓婚姻了。从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出，近代所谓个人的性爱与个体婚制底发生是如何地很少共同的地方了。凡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底实践，更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之下，男性从不缺乏女性，反之，女性倒是太多了；但如今女性却稀少起来，而不得不去追求她们了。所以，自对偶婚发生底时候起，便开始了劫夺及购买女性的事情，这成了当时所发生的深刻转变底广泛流行的征兆——不过只是征兆而已；但是学究式的苏格兰人麦克林南，竟根据这些只是有关求妻方法的征兆，而虚构出他所谓“掠夺婚姻”与“买卖婚姻”的几种特殊的家庭。此外，美洲印第安人及其他部落（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底締結婚姻，并不是由当事人本人訂定（甚至往往不是同他們商量的），而是由他們的母亲来主持的。这样，往往两个彼此全不相識的人被訂了婚約，仅到婚期逼近时，才告訴他們业已訂婚之事。在婚礼之前，新郎送礼物給新娘底亲族（即新娘的母方亲族，不是她的父亲和他的亲族）；这种礼物算是所讓的女兒的贖金。依夫妇任何一方的志願，婚姻可以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間，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漸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輿論；在夫妇反目时，双方底同族，便出而調解，只有在調解不成功时，才实行离婚，而且，子女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权重新結婚。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穩定，不能引起自营家庭經濟的要求和願望，故早期所傳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經濟并未因它而解散。但是共产制家庭經濟表示女性在一家內底統治地位，由于不能确認生父，只能認知生母，因而表示对女性（即母亲）底高度尊敬。有一种意見，似乎認為女性在社会发展初期曾是男性的奴婢，这种意見，乃是我們从十八世紀啓蒙

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及处在野蛮低级阶段、中级阶段乃至部分地也处在高级阶段的一切部落中間，女性不仅享有自由，而且居于大受尊敬的地位。这一地位在对偶婚之下是什么情形，可由在塞奈卡部落底易洛魁人間做过多年傳教士的奥沙·来特米作証明。他說：“講到他們的家庭，当他們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数个家庭底共产制家庭經濟）中的时候……那里总是某一氏族（clan）占着支配地位，因之女性是从别个氏族中选择她們的丈夫的……女方普通在家中占支配地位；貯藏品为大家所共有；但是悲哀就落在那些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給公共貯藏品中加添自己一份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的头上。不管他在家有多少子女或屬於他的财产有多少，他須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敢有任何反抗的企图；家对他变成了地獄，除了回到本氏族，或在别个氏族內重新結婚（大多如此）以外，他是再也沒有别的出路的。女性在氏族里面，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是很大的势力。有时，她們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換酋长，把他貶降为普通的武士。”①——在共产制的家庭經濟之下，全体或多数女性是屬於同一氏族，而男性則分屬於各种不同的氏族，此种共产制的家庭經濟乃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女性統治底真实基础，这一女性統治底发見，乃是巴奇芬底第三个功績——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游历者及教士們关于蒙昧民族及野蛮民族女性都担負奇重的工作的报告，是与上面所說的并不冲突的。两性間的分工，并不是由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由全然另外的原因所規定的。有些民族的女性的操作

① 馬克思：前引書，第26——27頁。——英文版編者

比我們所設想的更多，這些民族，對於女性懷着比我們歐羅巴人更多的真正尊敬。文明時代的貴族人外表上受尊敬，對於一切實際勞動完全隔離，她們比起野蠻時代辛苦勞動的女性來，實處於無限低下的社會地位；後者在本民族中被視為真正的貴婦人（lady, frowa, Frau=夫人），而就她們的地位底實質說來，也確是如此。（中略）

對偶家庭發生于蒙昧與野蠻之間的分界上，主要是在蒙昧底高級階段上，只有個別地方是在野蠻底低級階段上。這是野蠻時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時代，一夫一妻制之于文明時代一樣。要使對偶家庭進一步發展而成為牢固的一夫一妻制，除了上述諸種原因以外，還需要別的原因。在對偶共居中，群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單位，僅由兩個原子而成的分子，即一男與一女。自然選擇是通過對共同婚姻的日益擴大的禁止而進行的；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要做的事了。因之，如果沒有新的社會動力發生作用，那便沒有可以從對偶共居中發生新的家庭形式的原因了。但是這種動力畢竟開始發生作用了。

我們現在撇開對偶家庭底古典乡土的美洲不談吧。說在美洲曾發展了較高級的家庭形式，或者在其被發見及被征服以前，在這裡曾經存在過嚴格的一夫一妻制，我們還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但在舊世界就不如此。

在舊世界，家畜底馴養與畜群底繁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富源，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直到野蠻時代底低級階段，固定的財富差不多只是住屋、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和調理食物底工具：最簡單的獨木舟、武器、家具而已。食物一天要重新獲得了。現在日益前進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流域以及奧克蘇斯河及雅克薩爾特斯河流域當時富於水

草地帶的雅利安人，住在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流域的塞姆人——已經有了馬、駱駝、驢、牛、羊、山羊及豬等畜群，這種財產，只須加以看管和最原始的照顧，就可以大量大量地繁殖起來，而供給最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獲取食物的方法，如今都不重要了；打獵在從前曾是必需的，如今則成為一種奢侈的事情了。

但是這新的財富歸誰所有呢？無疑地，最初是屬於氏族的。然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早已發展起來了。在所謂“創世記”底著者眼中，亞伯拉罕族長之成為他的畜群底占有者，究竟是由于作為家庭公社長的特權呢，還是由于自己的實際上世襲的氏族族長底地位，那是很難說的。但有一事是毫不容置疑的，就是我們不應當把他設想為現代意義的財產所有者。再則，在成文歷史底最初，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之長底獨有的財產，正和野蠻時代底工藝制品，如金屬器、奢侈品、乃至人畜——奴隸一樣，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因為這時奴隸制度也已經發明了。對於低級階段的野蠻人，奴隸是无用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處置戰敗的敵人的方法，與在較高的發展階段上的人們處置戰敗的敵人的方法，全然不同。他們殺死男子或者當作兄弟編入勝利者的部落中；他們把婦女作為妻，或把她們跟她們的殘存的子女一起收容作本部族底成員。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底勞動力還不能生產超出維持它的費用底顯著的余額。隨着牧畜業、冶金術、紡織乃至耕作底採用，情況就改變了。正如以前容易到手的妻，現在成了交換價值而必須購買一樣，勞動力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特別是在畜群完全成為家庭底所有物以後。家庭並不象牲畜那樣迅速地繁殖起來。現在照料畜群須要有更多的人了；為了這個目

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虜的敌人了，何况此种敌人象家畜那样，是可以繁殖的。

这种财富，一旦变为各个家庭底私有物及迅速地增加起来时，就给了以对偶婚及母权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以猛烈的打击。对偶婚给家庭添加了新的原素。与亲生的母并存，它又确立了确实的亲生的父，而且这个亲生的父，大概还比现代许多的“父”来得更确实些呢。依照当时所通行的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及为此所必要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底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带走了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则保留各项家具。所以，由于当时社会底习惯，丈夫也是新的食物的来源——家畜底所有者，而后来，又是劳动工具——奴隶底所有者。但照同一社会底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即是说，当血统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依照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底死者原来是由他的同族人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因为最初构成财产的物品数量不多，它在实践上大概老早就落在最亲近的同族人的手里了，即是说，落在母方的血缘亲族的手里了。但是死亡的男子底子女，并不属于他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底氏族；他们最初是跟母亲的其余血缘亲族共同继承母亲，后来，可能是首先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的氏族，而父的财产仍须留在他自己的氏族以内。这样，在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归于他的兄弟姊妹及他的姊妹底子女、或者他的母亲底姊妹底子孙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没有继承权的。

这样，随着财富底增加，一方面给了丈夫在家庭中比赛更

有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为了他的子女的利益而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的意图。不过，当血统按母权制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得废止母权制，而它也毕竟被废止了。这并不象我们今日所设想的那样困难。要知道这一革命，虽为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但不须侵害到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它的全体成员，仍能与以前一样地保留下来。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说从今以后，氏族底男性成员底子女应留在本氏族以内，而女性底子女应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的父亲底氏族内，就行了。这就废止了按照女系确定血统及依母权制继承的办法，而确立了按男系确定血统及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明民族中间是怎样及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巴奇芬所特别搜集的关于母权制底许多遗迹的材料，就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了的，可从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财富日益增长与生活方式改变（从森林移住草原）底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及传教士底道德上的感化，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着。塞苏里流域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及继承权的，只有两个还是依照女系的。在绍泥人、迈安秘人及德拉瓦人诸部落中，已习惯用父系氏族中一个氏族名给小孩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编入父系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底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①因此，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

① 马克思：前引书，第111页。——英文版编者

淆，这种混淆只有因改行父权制才能去掉，而且已經部分地去掉了。“一般說来，这一转变似乎是非常自然的。”（馬克思語）^①至于比較法学家們对这一转变在旧世界底各文明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說法——当然差不多只是一种假說而已……可參閱科瓦列夫斯基的“家庭及财产底起源与发展概論”（M. Kovalevsky, “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一書。

母权制底顛复，乃是女性底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敗。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而妇女失掉了荣誉地位，降为賤役，变成男子淫慾的奴婢，变成生孩子底簡單工具了。妇女底这种被貶低了的地位，如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底希腊人中間所特別暴露的，虽逐渐被伪善地粉飾起来，在有的地方还被以較緩和的外衣，但是总归消除不了的。

如此确立的男性独裁制底第一个結果，便在此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The Patriarchal Family）这中間形式上表現出来。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一夫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講），而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在一个家长底父系权力之下組成家庭’。在塞姆人^②中，这个一家之长是过着——夫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而整个組織底目的是在划定的地域范围以內照管畜群”^③。其特質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內，一是父的权力；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乃是羅馬的家庭。家庭这一詞，起初并不是表示現代庸人底那由伤感与家庭不睦所构成的理想；它在羅馬人中間，当初完全

① 馬克思：前引書，第112頁。——英文版編者

② 馬克思：前引書，第29頁。單引号中的一句，系来自摩尔根“古代社会”，第474頁。——英文版編者

不是用于夫妻及其子女，只是用于奴隶罢了。Famulus 是指一个家庭奴隶，而 familia 則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全体奴隶。在給雅斯 (Gajus) 时代，家庭还是一种世襲遗产 (familia, id est patrimonium)，是照遺囑傳授的。这一用語是羅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組織，这种組織底首长，乃是妻、子及若干奴隶底領主，在羅馬人的父权制下，他对他們握有生死之权。“因此，这一用語并不比拉丁部落底严酷的家庭制度来得早些，此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耕作及奴隶制合法化以后，同时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跟希腊人分离之后发生的。”① 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道：“现代的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最初起，就是和耕地操作有关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地发展起来。”②

这种家庭形式是表示对偶婚之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为了保证妻底貞操，从而保证子女是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便落在丈夫底绝对的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他行使他的权力罢了。（中略）

在說到因母权制底顯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之前，我們再就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說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即所謂历史的奢侈品而已，除非它們在某一国度內相互并行，但誰都知道这是沒有的事。因之，从一夫多妻制中所排除的男子，既不能向因一妻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求得安慰，而男女底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一直是差不多相等的，所以，不論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的婚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478頁。——英文版編者

② 馬克思：前引書，第31頁。——英文版編者

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个男子拥有多妻，这显然是奴隶制度底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个别人物才能办到。在塞姆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他的儿子当中的若干人，过着多妻的生活，其余都是以各人一妻为满足了。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一夫多妻制是富人及显贵人物底特权，妻妾主要是以购买奴婢的方法获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及西藏的一妻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它之由群婚而来的不无兴味的起源，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然在实践上，一妻多夫制似乎比回教徒底富于嫉妒的后房制度（Harem）更可容忍些。比如在印度的奈尔人中间，至少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数个男子共有第二个妻，乃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奇怪的是，麦克林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员同时可以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未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的范畴。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底习惯，决不是真正的一妻多夫制；却正相反，象吉罗·朵隆所指出的，这只是群婚底一种特殊的形式罢了；男子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而女子过着一妻多夫制的生活。

四、一夫一妻制的家庭（The Monogamian Family）——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交界上由对偶家庭发生的；它的最后的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底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男性底支配权之上，这种支配权的明白的目的便是生育出自无可置疑的父亲子女。这种父系血统底不可争辩性是必要的，因为子女将来要以直接继承者资格承继他们父亲底财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与对偶家庭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更来得坚固持久，此种关系已不能由某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

例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約，离弃他的妻。破坏贞操的权利，在男子方面，这时至少尚为习惯所保证（“拿破崙法典”曾明文規定丈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带姘头到家中来），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权利也行得愈益广泛；如果妻記起了古时的性的实践而想恢复它时，那末她就要受到比以前更严酷的惩罚。（中略）

我們从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探討起来，一夫一妻制的起源，便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底結果，它与个人性爱絕无共同之处，因为婚姻依然还是象以前一样权衡利害的。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經濟条件为基础，即以私人所有制对原始的天然长成的共同所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头一个家庭形式。丈夫在家中的支配权和只有为他所生而应繼承他的财产的子女底生育——这些便是为希腊人所公开承認的个体婚制底特有目的。除此以外，个体婚制对于希腊人乃是一种負担，是一种对神、对国家及对自己祖先的不可不履行的义务。在雅典，法律規定男性不仅要結婚，而且要履行所謂夫妇义务底一定的最少限度。

这样看来，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当作男女之间的和解而出現的，更不是当作最高的婚姻形式而出現的。正好相反。它是作为一性的被别一性所奴役，作为史前时代从所未有过的两性对抗底宣布而出現的。在馬克思和我于一八四六年所合写的——篇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①，我发見了如下的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为了生育子女的男女之间的分工。”現在我可以附加几句：头一个在历史上出現的階級对立，是与个体婚制

① 系指“德意志思想体系”一書而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譯者

下夫妻間对抗底发展相一致的，而头一个阶级的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个体婚制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与奴隶制及私有财富并存，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繼續到今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进步都同时表示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与发展是以别一部分人的苦痛与发展底抑压为代价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底細胞，我們根据这种細胞，便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已經充分发展的对抗与矛盾底性質了。

古时的性交关系底相对自由，并未因对偶婚或甚至个体婚制底胜利而消失。“旧婚姻制度由于‘普那路亞’集团底逐渐消亡而范围日益縮小，但仍作了家庭在其中发展起来的环境，而把它置于怀抱之中，直到文明底发生为止……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在新的杂婚形式中消失了，而这种新的杂婚形式一直尾追着人們到文明时代，就象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① 摩尔根所谓杂婚制，系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丈夫与未嫁妇女的非婚的性交关系而言，这种性交关系，人人都知道，在整个文明时代，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而盛行起来，而且愈来愈变为公开的卖淫了。这种杂婚制是直接起源于群婚，起源于妇女为贖买贞操权利而作的委身牺牲。为金錢而献身，最初本是一种宗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在爱神殿中举行的，所得的錢本是归于神殿的財庫中。阿美尼亞的阿那的司庙、科林斯的阿富罗第底婢女，以及印度神殿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謂 bayaderes（由葡萄牙語的舞女“bailadeira”一詞而来），都是最初的娼妓。献身給男性起初本来是每个妇女底义务，后来則仅由此等巫女代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 511 頁。——英文版譯者

替其他妇女来实行。在其他各民族中，杂婚制是起源于允许少女在结婚前有性交的自由……因之，也是群婚底遗风，不过此种遗风是由其他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不均底出现，即在野蛮底高级阶段上，与奴隶劳动并存，东鳞西爪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当作它的必然的连带物，也出现了与女奴隶献身男性的强制义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这样，群婚所传给文明的遗产是二重的，正如文明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二重的、是口不应心的、是分裂为二的、是自相矛盾的一样：即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他方面则是杂婚制，包括它的极端形式……卖淫。杂婚制与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保证了旧的性的自由底继续存在，以利于男性。在事实上，不但被容忍而且特别为支配阶级所乐于奉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却要予以非难。而这种非难，在事实上，也决不是为了反对热中于此的男性，而只是为了反对妇女而已；轻视她们，把她们从社会中驱逐出去，为的用这种方法重行宣布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支配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不过，第二种矛盾，也随之而在一夫一妻制本身中发展起来。与以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正犹吃了半个蘋果之后再不能有一个整个的蘋果一样，有了矛盾底一面，就非有其他一面不可了。虽然如此，当妻子未训诫男子以前，男子的想法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随着个体婚制而出现了两种不变的、为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底经常的情人与姦妇之本夫。男子虽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荣冠还是由败者泰然承受了。虽被禁止、严罰、但終不能剷除的通姦，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兒子出于合法父亲底确实性，象从前一样，至多只能靠道

德的信念而已，为了解决不可解决的矛盾，“拿破崙法典”特在第三一二条中規定：“L'enfant conç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凡在結婚期間怀胎的嬰兒，以該夫为父）。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底最后結果，便是如此。

这样，在个体家庭仍忠于其历史的起源，而且男女間的对抗由于丈夫底独占支配权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場合之下，这种家庭便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諸階級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的种种对抗与矛盾的一幅縮图，这种社会是不能解决和克服这些对抗和矛盾的。自然，我在这里所說的，只是指个体婚制底这样一些場合而言，即夫妻生活的确是依照这一制度底原始性質底指示而进行，而妻是反对丈夫底支配的。至于說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再沒有人比德意志的庸人知道的更清楚了，他不善于治家犹如不善于治国一样，所以，他的妻有充分权利掌握他所不擅长的管理权。但是他却自寬情愜地以为他比他的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着恶劣境遇的法国同志要优越得多。（中略）

在今日的资产階級中間，結婚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諸国，父母依然为年幼的资产階級的兒子选择适当的妻，自然，其結果便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底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杂婚制底盛行，妻方面妇女不貞底盛行。要知道，天主教会禁止离婚，只是因为确信对付妇女不貞，如同对付死一样，是沒有任何药品的。反之，在新教諸国，通例，资产階級底兒子被允許有从本階級擇妻的多少自由；因此，可以某种程度上的恋爱作为結婚底基础，而且这在新教伪善底精神上，为了体面，經常是当作前提的。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的并不怎样厉害，而妻的不貞也比較少些。不过，在每种婚姻形式之下，人們仍旧

与結婚以前一样，而新教諸国的有产者又大都是庸人者流，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中等以上的最好的例子来看，也不过是达到那叫做家庭幸福的極端枯燥的夫妇同居罢了。小說便可作为这两种婚姻方式底最好的鏡子：法兰西的小說可作为天主教的婚姻底鏡子；德意志的小說可作为新教的婚姻底鏡子。在两种場合之下，都是“他得到了她”，在德意志小說中是青年得少女；在法兰西小說中是丈夫得通姦之妻。两者之中以誰的处境为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所以，法兰西有产者嫌德意志小說底枯燥，正和德意志庸人嫌法兰西小說底“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柏林成为世界的都市”以来，德意志的小說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講一些老早就在该地为众所周知的杂婚与夫妇不贞的事了。

不过，不論在哪一种場合之下，婚姻都是由两方底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常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場合之下，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方为更寻常。妻与普通的卖淫妇不同之点，只是在于她不是象工資劳动者那样計件出卖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傅立叶底两句話，可应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說：“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成为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則构成一种美德了。”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間，从而在今日的无产阶级中間，性爱才会并且才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認可。不过，在这种場合之下，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底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沒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与男子底支配权原是为了保存和繼承财产而建立的；因之，在这里是沒有确立男子支配权底任何冲动了。而且在这里也沒有用于此事的資具：

保护男子支配权的民法，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們与无产者底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需要錢的，而因为工人貧穷底緣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的关系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完全另一种个人的及社会的关系。此外，自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場及工厂，而且往往把她們变为家庭底扶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来即种下根源的对妻的虐待也許还遗留一些以外，丈夫支配权底最后殘余已失去了任何根据了。这样，无产者的家庭，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及两方都守貞操之下，也不管有任何宗教的及世俗的祝福，再也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了。所以，一夫一妻制底經常伴物——杂婚与妻的不貞，在这里仅有極微小的作用；妻在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利，当两方不能同居时，他們宁願分离。一句話，无产者的婚姻，决不是在一夫一妻制这个詞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就这个詞底語源意义上說来，是一夫一妻制的。

的确，我們的法学家認為，由于立法底进步，妇女方面可訴不平的理由是愈来愈减少了。現代文明各国底立法，日益承認，第一，如果要使婚姻有效，它必須是一种双方自願締結的契約；第二，在結婚同居期間，双方須有平等的相互权利与义务。要是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的話，那么妇女就有了她們所能願望的一切了。

这种純法律的論据，与急进的資产階級共和主义者在愚弄无产者时所用的完全一致。劳动契約仿佛是由双方自願締結的。但是，人們所以認為該契約是自願締結的，只是因为法律在紙面上規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两方底真正的經濟地位——不同的階級地位給与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

另一方的压迫，都是与法律无关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任何一方没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旧认为是平等的。经济的地位迫使劳动者甚至将那最后的外观上的平等权利也抛弃掉，法律对此仍旧莫能为力。

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双方在形式上证明了他们的自愿结婚，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在法律幕后现实生活是怎样进行的，这种自愿的约定是怎样达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及法学家都可置而不问。但是，把各国底法制作一最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告诉法学家们，这种自愿的结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法律保证子女必须继承双亲财产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意志，在用法国法制的诸国以及其他各国，——子女的婚配须得父母底同意。在用英吉利法制的诸国，在婚姻上法律并不要求得到父母的同意，在此等地方，父母在传授自己的遗产时有着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任意剥夺子女底继承权。很明白的，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承继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并不比在法国与德国来得多。

男女在婚姻中的法律平等，情形也不见得好一点。我们从以前的社会关系所承受下来的两性的法权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受经济压迫底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对夫妇和他们子女的古代的共产制的家庭经济中，委托给妇女去处理的家事，正如男子获得食物一样，同作为一种公众的、社会所必需的职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底发生，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底发生，形势就改变了。家事的处理丧失了自己的公众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一种私人的服务；妻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参与社会生产了。只有现代的大工业，

才又給妇女——只是給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路徑。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她們如果仍执行家庭中的私人服务底义务，則她們依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就不能有什么收入了；而如果她們願意参加社会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尽家內的义务了。在这关系上，不論在工厂里，或在一切劳动部門內，以至医学及律师，妇女底地位都是一样的。現代的个体家庭是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現代社会乃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所构成的一个集体。今日，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須得謀生，贍养家庭，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間是如此，这就給丈夫一种无需有任何独特的法律特权的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有产者，妻是无产者。不过在工业領域以內，只有在資本家阶级底一切基于法律的特殊权利被廢除，而两个阶级底法律上的完全平权确立以后，那落在无产阶级头上的經濟压迫的特殊性質，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未消除两个阶级底对抗；反之，它却供給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抗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对妻的支配权底特殊性質，以及确立双方真正社会平等底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两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时，才能充分显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的解放，須以一切女性底重行参加社会劳动为其头一个先决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复再是社会經濟的單位。

*

*

*

这样，我們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在大体上这三种家庭形式是与人类发展底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群婚是跟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是跟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破坏夫妇貞操与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跟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

蜜底高級阶段，在对偶婚与一夫一妻制之間，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支配和一夫多妻制。

如以上全部的論述所証明，在各种形式底这种依次更替中所表現的进步底特征，就在于妇女逐渐被剥夺了群婚底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实际上，群婚对于男性到今天还是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認為犯罪而要惹起严重的法权的及社会的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反視為榮耀，或在頂坏的場合之下，也不过当作道德上的小污点而泰然处之。不过傳統的杂婚制在今日因受資本主义商品生产底影响而愈变化，愈适应于后者（資本主义商品生产。——譯者），以及它愈变为露骨的卖淫，那它就愈要伤风败俗。而且它使男子道德墮落，比女子还要更厉害。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間不幸陷其毒手者墮落，而且即令她們也还远沒有墮落到象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人类一半的男性的品格却都被它敗坏了。比如，长期处于未婚状态的人，十之八九，都进了真正的夫妇不貞的預备学校。

不过，我們現在正在迎接着一种社会革命，那时，迄今以前所存在的一夫一妻制的經濟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卖淫——底基础，都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消灭的。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底結果及由依据繼承权而将这种财富傳給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傳給他人底子女之必要而发生的。为了这，就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种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底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不过，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至少把耐久的傳授的财富底極大部分——生产資料——轉化为社会公有以后，就将这种遺產傳給何人的顧慮減

至最少限度。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經濟的原因發生的，那末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滅呢？

可以不無理由地答道：它不僅不消滅，反而只有那時它才能十足地實現。因為隨着生產資料底轉化為社會公有，雇傭勞動、無產階級、從而若干婦女——在統計上是可以算得出的——為金錢而獻身的必要，也都要歸于消滅了。賣淫消滅了，一夫一妻制不是終止其存在，而是對於男性最後也成為現實了。

這樣一來，男子底地位，不論如何，便大起變化。即婦女底地位，一切婦女底地位也要發生很大的轉變。隨着生產資料底轉化為社會公有，個體家庭也不復是社會底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庭經濟變為社會的工業。孩子底照管及其教養成為公眾的事情；社會同等地關切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或是非婚生的。因此之故，對於“後果”底恐懼心也除去了，這種恐懼心在今日成了一种阻止少女毫無恐懼與顧慮地委身於所愛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會因素——道德的同時也是經濟的因素。這會不會成為更自由的性交，與隨之而俱來的社會輿論對於處女榮譽及女性羞恥更加寬容之逐漸發展底原因呢？最後，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現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與賣淫雖為對立物，但却是不可分離的對立，是同一社會秩序底兩極嗎？試問能叫賣淫消滅而不會使一夫一妻制同歸于盡嗎？

在這裡，一個新的因素，即個人的性愛，開始發生作用了，這個新的要素在一夫一妻制發展的時候，只是一種萌芽而已。（中略）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摩爾根來，把他丟的相當遠了。對於文明時期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底歷史的研究，超出了他的著作底

范围。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论述了下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进一步发展是某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完全平等的接近，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一目标已经达到。不过，他说：“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末便要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长久保持？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是随着社会底发展而发展，一定是随着社会底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底产物，它将反映社会文化发展底程度。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显著地改进了，在近代特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要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执行社会底要求，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继起者将具有如何的性质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6页——79页，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恩格斯：論婚姻与社会制度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在中世紀以前，是談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生理的美丽、亲切的交情、融洽的旨趣等等可以引起异性間的性交底欲望，和誰发生这种最亲切的关系，無論对男子或是对女子都不是全不关心的。然而从这到真正的性爱还是相距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締結都是由結婚者的父母包办，当事人則安心順从。那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結婚底基础，而是結婚底附加物。現代所說的恋爱关系，在古代仅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的。提奥克立塔(Theocritus)与摩斯卡斯(Moschus)，或琅哥斯(Longus)底“达夫尼斯与克鲁依”(“Daphnis and Chloë”)，他們都歌頌牧人的爱的喜悅和痛苦，这些牧人尽都是未参与国家大事、未参与自由民生活范围的奴隶。不过，除了奴隶中間底爱的联系以外，我們所遇到的爱的联系只是正在灭亡着的古代世界底崩潰之产物，而且是与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艺妓，即外国妇女或被釋放的女奴隶底联系：例如在雅典，在它灭亡底前夜；在羅馬，在帝政时代，就是这样。要是自由民男女之間确实发生了爱的联系，那只是以通姦的方式进行的。現代意义的性爱，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的恋爱詩人老亞納喀琅(Anacreon)，是不关重要的，犹如甚至被爱者的性別对于他也是不关重要的。一样。

今日的性愛，是與單純的性慾，是與古代底戀愛之神（Eros）在本質上不同的。第一，它是以前所愛者底互愛為前提的；在這一方面，婦女是與男子處在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神底時代，是決不征求婦女的同意的。第二，性愛達到這樣的猛烈性與持久性的程度，即不能得到對方以及與對方分離，在雙方看來，若不是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件大不幸；兩方僅僅為了互相占有起見。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為孤注，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僅在破壞夫婦貞操的場合之下才有的。最後，對於性交關係底評價，發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不僅要問：它是結婚的還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於相互的愛？自然，在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實踐上，對於這個新的標準，並不比對於其他一切的道德標準來得更重視——對於它簡直就無人理睬。不過，也不見得對它比對別的更輕視；它與別的道德標準一樣——在理論上、紙面上，也是被承認的。而目下還不可能要求的更多。（中略）

中世紀城市底行會市民，也是如此。單是保護他的特權，附有各種保留條件的行會規約，在法律上把他或與別的行會，或與本行會同事，或與其职工及學徒分開的種種人為的界限，就足以縮小他尋求適當的妻的范围。至於新媳中誰是最適當的，在這種複雜錯綜的體系之下，決定這個問題的絕對不是他個人的願望，而是家庭的利益。

這樣，到中世紀末期，在無數的場合之下。婚姻的締結依然與初期相同，即依然不是由當事人自己決定的事情。最初，人們一出世就已經結了婚——與整個一群異性結了婚。較後的各種群婚形式，大概仍是這種狀態，不過群的范围漸趨於狹小罷了。在對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親給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

的；在这里新的亲族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考虑是为了要保证年轻夫妇在氏族及部落中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私有财产底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父权制及一夫一妻制占了支配地位，于是婚姻底締結便完完全全地依經濟性底考虑为轉移了。購買底婚姻形式虽消灭了，但在本質上，这一婚姻日益广泛流行，以致不仅女子，即男子也不是照他們的个人的品格，而是照他們的财产来評價了。以两方底相互爱情高于其他一切考虑为結婚理由的事情，在統治階級底實踐上是从来沒有听說过的。只有在风流逸事中，或在毫无顧忌的被压迫階級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底时代起，凭借世界貿易及工場手工业而准备征服世界的資本主义生产所遇見的情况。要知道，这种結婚方式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應該是很合适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是——世界历史底諷刺是无穷无尽的——即資本主义生产在这里一定要打破一个大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消灭了过去所留下的一切古旧关系，它用买卖、用“自由”契約代替了代代相因的习惯，历史的法权。英国一位法学家緬恩（H. S. Maine）說，我們的全部进步跟以前的諸时代比較，就在于由身分到契約，由世襲的制度进到自由契約所規定的制度，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偉大的发现，其实，这一說法——一般說起来这是正确的——在“共产党宣言”一書中早已說过了。

然而人們要能締結契約，就得自由地处理自身、行动及财产，并且必須彼此平等。这些“自由”而“平等”的人們底創造，正是資本主义生产底最主要职能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覺地發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及喀尔文的宗教改革底时候起，就牢固地确立了一种原則，即人只

有在他握有意志底完全自由去完成自己的行为时，他才能对这些行为負完全的责任。对于不道德行为底一切强迫予以反抗，乃是道德的责任。然而这与从前的结婚实践怎能契合呢？依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权行为，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契约，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及精神底命运。不错，这种契约在形式上确是自願締結的；非有两方底同意不可。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得到的，誰在实际上訂立这个婚約。在締結別的契約时既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末在訂立婚約时为什么不要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結合的青年人，沒有可以自由处理他們自己、他們身体以及身体器官底权利嗎？难道性爱不是由于武士制而成为时髦，而且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底正确的资产阶级的形式而和与通姦相联系的武士之爱相反嗎？要是互爱为夫妇的责任，那末，难道相爱者自己結婚而不容任何别人包办代替、不同样也是他們的責任嗎？难道相爱者底这种权利不是高出父母、亲族、以及其他通常的婚姻掮客与媒妁底权利以上嗎？自由的个人选择底权利既可无礼貌地侵入教会及宗教的范围內，那末它怎能在长辈支配下一代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及不幸的难以容忍的要求前面停止下来呢？

这些問題，当社会底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經松弛，及一切因襲的觀念已經动摇的时代，是不能不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之多；現在展开在西方欧洲人面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底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們赶紧占有了其余的八分之七。数千年来来的傳統的中世紀的思想方式的范围，也随着旧日的狹隘的故乡界綫而一起崩潰了。在人底对外的和对內的視綫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視野。在为印度财富及墨西哥

哥和波多西^①金矿銀矿所引誘的青年人看来，循規蹈矩以及从好几世代傳下来的榮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武士漫游时代；资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风流事蹟与恋爱幻想，但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毕竟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諸国里面，都愈来愈承認婚姻有締結契約的自由、并用上述的办法实行了这一自由。婚姻依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底限度以内則承認当事者均有某种程度的选择自由。在紙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的描写上，再沒有比不基于相互性爱及夫妻真正自由同意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观念更坚固确立的观念了。要之，恋爱結婚曾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只是男子底权利，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底权利。

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謂权利不同的。这些权利，在实践上，只限于統治阶级——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則直接或間接地使它們归于烏有了，在这里，历史的諷刺又重新出现了。統治阶级依然受那亲昵的經濟影响所支配，因之，在他们中間，真正自由締結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間，象我們所看到的，恋爱結婚却是通例。

这样，結婚底充分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底消灭，把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經濟顧慮消除以后，才能普遍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

① 波多西(Potosi)为玻里維亞底最富于矿产的一个区域。——譯者

的爱慕以外，再也沒有别的动机存在了。

性爱就其本性講既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認為对妇女有效，——那末，基于性爱的婚姻，就其本性講，应是个体婚的。我們已經知道巴奇芬是多么的正确，他認為由群婚变到个体婚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只有由对偶婚进到一夫一妻制，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这一事实，實質上使妇女地位惡化，而便利了男子底不貞。所以，只要經濟的顧慮——那种迫使妇女只好忍受男子底这种司空見慣的不貞的經濟顧慮，如关于自己生活，尤其关于自己孩子底将来的顧慮——除去，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底平权，依据从前的一切經驗来判断，将大大地促进男子去过真正的一夫一妻生活，而不致促进妇女去过多夫的生活。

但是，这样一来，一夫一妻制原先因起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一切特征就从此一扫而空了。这些特征是：第一，男子底支配权；第二，婚姻底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只是他的經濟支配底簡單的后果，它本身将随着后者的消灭而消灭。婚姻底不可离异性，部分地是一夫一妻制从中发生的經濟地位底結果、部分地是当时的傳統，那时对这种經濟地位与一夫一妻制底联系理解得不正确，并为宗教所誇大。到了今日，这种不可离异性已經大受破坏。如果只有根据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就只有爱情繼續存在的这种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不过，个人性爱底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間，尤其在男性中間，是各不相同的，要是感情已經完全消失或者新的热烈的恋爱排挤了它，那末离婚，無論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了。只要使人們不陷入无益的离婚訴訟的泥污中就好了。

这样，我們現在关于資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

系形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屬於否定的性質，大都限于即將消滅的東西。但是將會出現什麼新的東西呢？這要等新的世代長成以後才能決定：男性在生活中再不須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利底手段去買得婦女；而女性除了真實的愛情以外，再不須為了其他某種動機而委身于男子，或因對經濟後果的恐懼而拒絕委身于她所愛的男子。當這樣的人們一經出現，對於今日我們認為他們所應當做的一切，他們將會很少顧及，他們自己會知道他們應當怎樣行動，他們自己會造成與此相適應的關於各人行為的輿論——那末，就此結束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72頁——78頁，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馬克思 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節自“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在凡是它已達到統治的地方，就都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朴的關係……破壞。它无情地斬斷了那些把人們系縛于其“天然尊長”的複雜封建羈絆，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联系了。……

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紗幕，并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①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上面的呢？是建築在資本上面，建築在私人發財制度上面的。這種家庭底完備發展形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補充現象却是無產者的被迫獨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階級的家庭當然是會隨着這種補充現象消逝而消逝的，兩者都是會隨着資本的消滅而消滅的。

也許你們責備我們，說我們想要廢除父母對於兒女的剝削么？我們甘願承認這種罪狀。

但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想要消滅人們所最重視的關係。

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來決定的么？難道它不是由你們借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會關係來決定的么，不是由社會經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頁。

学校等等实行的直接或间接干涉来决定的么？共产党人并不臆造出社会对于教育的影响；他们只是要想改变教育的性质，只是想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底影响。

无产阶级中间所有一切家庭联系越是因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们的儿女越是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器具，则资产阶级那一套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儿女间温存关系的大话，也就越发令人听来作呕。

但你们共产党人是想要施行公妻制的呵，——全体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道。

资产者是把他的妻子不过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要供公共使用，所以他们当然也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着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除使妇女成为不过是一种生产工具的那种情况。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听说共产党人似乎主张正式公妻而表示出高尚道德的恐惧神情，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施行，因为它几乎是向来都有的。

我们的那些资产者不以他们工人的妻女受其支配为满足，更不必说正式的娼妓，并且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乐事哩。

资产阶级的婚姻在实际上乃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盖着的公妻制。可是当现代的生产关系消灭的时候，则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当然也会随着消灭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6页。

馬克思：論離婚法草案^①

科倫 12 月 18 日。“萊茵報”對於離婚法草案採取了完全獨特的立場，可是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方面向我們證明“萊茵報”的立場是沒有根據的。“萊茵報”同意這一草案，因為它認為現行的普魯士婚姻法是不合乎倫理的，目前離婚理由的繁多和輕率是不能容忍的，現行的程序是有違這一命題的尊嚴的；而舊普魯士的整個訴訟程序也是這樣的。另一方面，“萊茵報”對於新草案提出了下列幾點主要的反對意見：

（1）草案只是以簡單的修正代替了改革，因而普魯士法就被當做根本法保留了下來，這樣便表現出非常顯著的不徹底和不穩固；（2）立法不是把婚姻看做一種合乎倫理的制度，而是看做一種宗教的和教會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俗本質被忽略了；（3）草案所提出的程序缺點很多，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種因素的表面聯合；（4）應該承認，草案一方面存在着和婚姻概念相抵觸的警察一樣的嚴峻性，而另一方面，對所謂公正的見解卻又表現出過分的軟弱；（5）整個草案的邏輯性很差，論點也不夠明確，不夠確凿有力。

① 在本文中卡·馬克思批判了1842年在薩維尼領導下擬定的離婚法草案。執政當局準備和討論離婚法草案是進行得極端秘密的。儘管如此。“萊茵報”在1842年10月20日公布了這一草案，因而引起了以後在“萊茵報”、“萊比錫總匯報”（“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及其他報刊上展開的對草案的廣泛公開的討論。“萊茵報”編輯部公布離婚法草案並堅決拒絕提供草案投稿人姓名是該報遭封閉的原因之一。

只要草案的反对者批評这些缺点的任何一点，我們在这一点上就贊同他們的意見，但是，和他們相反，我們决不贊同无条件地为从前的制度辯护。我們再一次重申我們已經表示过的意見：“如果立法不能明文規定什么是合乎倫理的行为，那末它就更不能宣布不合乎倫理的行为为法。”^① 当我们詢問这些反对者（他們不是教会見解的反对者，也不是上述其他缺点的反对者）他們的論断的根据是什么的时候，他們总是告訴我們那些不是自願結合的夫妻的不幸情况。他們抱着幸福主义的觀點，他們仅仅想到两个人，而忘記了家庭。他們忘記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純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的境况和他們的财产状况也是不能由父母任意处理、不能讓父母随心所欲地来决定的。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末它就会象友誼一样，也不是立法的对象了。可見，他們注意到的仅仅是夫妻的个人意志，或者更正确些說，仅仅是夫妻的任性，却没有注意到婚姻的意志即这种关系的倫理实体。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質，那末我們就應該責备他極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違反事物的本質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做是極端任性。誰也沒有被强迫着去結婚，但是任何人只要結了婚，那他就得服从婚姻法。結婚的人既沒有創造也沒有发明婚姻，正如善于游泳的人沒有創造、发明水和重力的本性与規律一样。所以，婚姻不能听从已婚者的任性，相反地，已

① 引自 1842 年 11 月 15 日“萊茵報”第 319 号附頁关于“新婚姻法草案”一文的編者按語。

婚者的任性應該服從婚姻的本質。誰隨便離婚，那他就是肯定任性、非法行為就是婚姻法，因為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這樣自命不凡，認為自己的行為是他一個人專有的特權；相反地，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一切人都可以這樣做。可是你們反對什麼呢？反對任性的立法。但是你們在責備立法者任性時，不要把任性提升為法律。

黑格爾說：婚姻本身，就其概念說，是不能離異的，但僅僅就其本身，即僅僅就其概念來說是如此^①。這句話完全沒有表明婚姻所具有的那種特殊的東西。一切倫理的關係，就其概念來說，都是不可解除的，如果以這些關係的真實性作為前提，那就容易使人相信了。真正的國家、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友誼都是牢不可破的，但任何國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誼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甚至家庭中的真實友愛和世界史上的實際的國家也都是可以毀滅的，同樣，國家中的實際的婚姻也是可以離異的。任何實際存在的倫理關係都不符合自己的本質，或者至少可以說，並不必須符合自己的本質。在自然界中，當任何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職能時，解體和死亡自然而然地就會到來；當一個國家離開了國家的觀念時，世界歷史就要決定其是否還值得繼續保存的問題，同樣，一個國家也要決定在什麼條件下現存的婚姻不再成為婚姻。離婚僅僅是對下面這一事實的確定：某一婚姻已經死亡，它的存在僅僅是一種外表和騙局。不用說，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每一次都只是事物的本質來決定婚姻是否已經死亡，因為大家知道，死亡這一事實的確定取決於事物的本質，而不取決於

① 喬·威·弗·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65節補遺（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Zusatz zu §163）。

当事人的願望。既然在肉体死亡的时候你們要求确凿的、无可反駁的証据，那末，立法者只有根据最无可怀疑的征象才能确定倫理的死亡，这难道还不清楚嗎？因为保护倫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自我保存的义务！

要使人相信用以判断某种倫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質的那些条件确定得正确而毫无成見，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当然，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說，它應該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对于离婚是贊助还是阻难，我还有几句话要說。如果每一个外部的刺激，每一种伤害都足以摧毁自然界中的某一机体，那末你們是否还会認為这种机体是健康、結实而組織健全的呢？如果有人說，你們的友誼不能抵抗最小的偶发事件，有一点任性，它就要瓦解，而且把这說成是一种公理，难道你們就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嗎？立法者对于婚姻所能規定的，只是这样一些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婚姻是允許离异的，也就是說，在什么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質來說是已經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內部崩潰的记录。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因此，如果立法者認為婚姻足以承受种种冲突而不致丧失其本質，那他就是在尊重婚姻，承認它的深刻的合乎倫理的本質。对于个人願望的軟弱就会变成对于这些个人本質的殘酷。变成对于体現在倫理关系中的个人的倫理理性的殘酷。

最后，我們只能这样指出：誰贊成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国家（萊茵省也因为屬於这样一个国家而自豪）的善，誰就是冒失。只有那些眼界沒有超越自己周圍的道德淪喪現象的人們，

才敢发出这样的指摘。例如，在萊茵省，人們就認為这种指摘是滑稽的，或者更进一层，人們認為这些指摘証明倫理关系的概念也是可以取消的，而任何合乎倫理的事实則都可看做臆造和謊言。这就是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結果。这些法律所固有的缺点並沒有因为下列情况而消除：从輕視人的物質本性轉到輕視人的观念本性，要人們盲目地服从超倫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要自觉地服从倫理的自然的力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82頁——185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列 寧：論 自 由 恋 愛

給伊妮莎·阿爾曼的信

第 一 封

——1915年1月17日，寫于泊爾尼

親愛的朋友！我要鄭重地勸告您把那本小冊子底大綱寫得更詳細些。要不然的話，很多的東西還是不明白的。

但是有一個意見須得立刻說出來。

我要勸告您把第三節——“（婦女）對於自由戀愛的要求”完全刪去吧。

這的確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您以為這個要求指的是什麼呢？它可能指的是什麼呢？

- （一）脫離戀愛上物質的（錢財的）顧慮而自由嗎？
- （二）脫離物質的煩擾而自由嗎？
- （三）脫離宗教的偏見而自由嗎？
- （四）脫離父親等人的禁止而自由嗎？
- （五）脫離“社會”底偏見而自由嗎？
- （六）脫離狹隘的環境（農民、市儈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而自由嗎？
- （七）脫離法律、法院和警察和羈絆而自由嗎？
- （八）脫離戀愛上嚴肅的態度而自由嗎？
- （九）脫離生育小孩而自由嗎？

(十) 姦淫底自由嗎？諸如此類。

我列舉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當然，並非全體）。您指的當然不是（八）——（十），而是（一）——（七），或關於（一）——（七）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對於（一）——（七），應該挑選另外一個名詞，因為自由戀愛沒有确切地表現出這個概念。

一般群眾，您這本小冊子底讀者，不可避免地會以為“自由戀愛”是指（八）——（十）這方面的東西，即使這種不是您的本意。

正是因為現在社會里最喧嚷、叫囂的“上層”階級以為“自由戀愛”是指（八）——（十），所以這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要求。

對於無產階級，（一）——（二）最為重要，其次是（一）——（七）；然而，嚴格地說，這並不是“自由戀愛”。

要點不是在您主觀上“願意了解”“自由戀愛”，而是在愛情上階級關係底客觀邏輯。

親切地和您握手！

W · I · （弗拉基米爾 · 伊里奇）

第 二 封

——1915年1月24日，寫于泊爾尼——

親愛的朋友！我抱歉我遲遲沒有回信。昨天我是要寫信的，然而被耽擱了，沒有時間坐下來執筆。

關於您那本小冊子底大綱，我曾認為“自由愛愛的要求”是不明白的，並且，不管您的願望和希求是怎樣（我曾強調地

說過：要点是在客观的階級关系，而不是在您的主观的願望），在現在的社会状况下，它将是資產階級的而非无產階級的一个要求。

您不同意。

好的。讓我們把这件事再思考一遍吧。

为着把不明白的弄明白，我列举了十个可能的（而且由于階級底差別乃是不可避免的）不同解釋，同时我指出了：在我看来，（一）——（七）乃是无產階級妇女底标记或特点。（八）——（十）乃是資產階級妇女底标记或特点。

如果您要反駁这点，您必須指出：第一，这些解釋乃是錯誤的（在这种情形下，您必須用其他的解釋来代替它們，或指出哪些是錯誤的）；或者是第二，它們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形下，您必須加上那些缺少的）；或者是第三，无產階級与資產階級底这种区分并不是适当的。

不論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方面，您都沒有指出。

关于（一）——（七）这些論点，您沒有說一句話。因此，您承認（一般講来）它們是正确的嗎？（您对于无產階級妇女底卖淫以及她們的倚賴性所說的一些話：“决不能加以否認”——完全被（一）——（七）包括了。这里看不出我們有什么矛盾。）

您也沒有辯駁这是无產階級的解釋。

还剩下（八）——（十）这些論点。

这些您“絲毫沒有了解”而就“反对”起来：“我瞧不出怎样可能（您是这样写的呀！）把自由恋爱和（十）这个論点認為是一个东西！??）……”。

所以，事实上，我“認為是一个东西”——而您就着手反

駁我，打倒我嗎？

為什麼呢？凭什么理由呢？

資產階級婦女以為自由戀愛是指（八）——（十）這些論點——這是我的主題。

您反駁這個嗎？那末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太太小姐們所謂自由戀愛指的是什麼呢？

您沒有談到這個。文學和生活不是證明資產階級婦女所謂自由戀愛恰好指的是這些論點嗎？它們完全證明了這個呀！您默默地承認這個了。

但是，如果這樣，那末整個要点是在她們的階級立場上，而且，“反駁”她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並且不免顯得太天真。

您必須把它們和無產階級的观点明白地分別開來，加以對比。您必須考慮這件客觀的事實：如果您不這樣作的話，他們會抓着您的小冊子這些部分依照自己的意思給以解釋，會大大地利用您的小冊子，會向勞動群眾曲解您的思想，會把勞動群眾的頭腦弄得“糊塗”起來（您在他們中間散播疑慮，那豈不是給他們灌輸一些別人的思想）。而且他們手裡有着許許多多報紙一類的東西。

但是您完全忘掉了客觀的階級观点，却轉過來“攻擊”我，仿佛我把自由戀愛和（八）——（十）這些論點“認為是一個東西”。奇怪，確是奇怪，……

“甚至於暫時的情熱和款曲”比較（庸俗的和守旧的）夫婦底“沒有愛情的接吻”，是“更有詩意些和更純潔些”。您是這樣寫的，而且您打主意寫在您的小冊子裡的。好得很！

但是這個對比是台邏輯的嗎？庸俗的夫婦底沒有愛情的接

吻是鄙陋的。我同意这点。它們必須和什么对比呢？……有着爱情的接吻——不是这样嗎？但是您把它們和“暫时的”（为什么是暫时的呢？）“情热”（为什么不是爱情呢？）加以对比——在邏輯上，結果就是沒有爱情的（暫时的）接吻和夫婦間沒有爱情的接吻对比起来了……奇怪。在一本通俗的小冊子里，把市僧——知識分子——农民（即是我信里的第六点或第五点）底沒有爱情的庸俗的鄙陋的結婚和无产阶级的有着爱情的正常的結婚加以对比（如果您的确願意，还加上一句：甚至于暫时的款曲或情热，可能是鄙陋的，可能是純洁的），不是更好些嗎？您所提出的，并不是阶级类型底对比，而是一种当然可能发生的“特殊事件”。但是，这的确是个別特殊事件的問題嗎？如果您要把結婚里的鄙陋的接吻和暫时的款曲里的純洁的接吻底个别特殊情况作为您的主题……那您应当在小說里表現这个主题（因为在小說里整个要点是在个別的情况，是在一定典型的性格和心情的分析）。然而是在一本小冊子里嗎？

您說扮演“恋爱教授”乃是可笑的，在这里您完全抓着了我的意思关于引用凱①之不恰当，的确是如此。不过扮演暫时的、諸如此类的教授，又将怎样呢？

真的，我决不想发动一个論战。我倒高兴丢开这封信，搁下这个問題，等到同您面談一次。但是我要这本小冊子成为一本好的小冊子，没人能够从它里面摘取出您不高兴的字句（有时候簡單一句話就象一匙黑油……），没人能够把您誤解。我

① 爱倫凱(Ellen Key)，瑞典关于妇女运动和兒童教育問題的资产阶级女作家。

“列宁全集”第四版編輯部注

刊載于1939年“布尔什維克”杂志第13号。原文見“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35卷，第137——141頁。

曹葆华譯

断定您在这里是“不知不觉地”——揮而就的，而且我寄这封信，仅仅是因为您由于通信的結果，比較由于談話的結果，可能对于那个大綱思考得更彻底一些……而且大綱究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您的相識当中有法国女社会主义者嗎？把我的（一）——（十）这些論点以及您的关于“暫时的”等等的話翻譯給她（装作是从英文），留心看她，注意地傾听她：这将是一个小小的試驗，看一看別人的反应，他們的印象，他們对于这本小冊子希望的是什么。

和您握手，并希望您头痛輕些，不久就好起来。

弗拉基米尔·烏里揚諾夫

附言：关于波熱，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朋友給了过分的期許……然而是什么？——我不知道。事情擱下了——就是說，矛盾擱下了，沒有消灭。我們不得不斗争，斗争呀！！我們能順利地劝阻他們嗎？您的意見怎样呢？

刊載1939年“布尔什維克”杂志第13号，原文見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137——141頁。曹葆华譯

列宁：资本主义和女工劳动

現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藏着許多貧困和压迫人的現象，这些現象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小市民、手艺人、工人、职员、小公務員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其貧困境况达到了不可言状的地步，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勉强地度着仅仅糊口的日子。千千万万的妇女在这样的家庭里过着（或者更确切地说，熬着）“家庭奴婢”的生活，尽力使極其微少的收入能够維持全家的衣食，她們成日辛苦劳累，处处“节约”——只有自己的劳动是例外。

在这些妇女中間，資本家最乐意物色的是家庭女工。她們为了給自己和家庭“多賺”一块面包，不惜干报酬低得惊人的工作。各国資本家（象古代的奴隶主和中世紀的农奴主一样）以最“公道的”价钱从这些妇女中間購買婢妾，想要多少，就买多少。对于卖淫制度的任何“道德上的譴責”（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伪善的），絲毫不能制止这种买卖妇女肉体的行为：只要有雇佣奴隶制度存在，就必然有卖淫制度存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剝削的階級常常迫不得已，第一，将自己沒有报酬的劳动送給压迫者，第二，将自己的妇女卖給“主人”作婢妾。

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点上是一样的。改变的只是剝削的形式而已；剝削仍然是一样的。

在巴黎、“世界的都会”、文明的中心，現在有一个“被

剝削的家庭女工”產品展覽會開幕了。

在每一件展覽品上，我們看到一張卡片，上面說明着家庭女工做這一件東西所獲得的報酬以及她在每日和每小時內的生產數量。

結果怎麼樣呢？無論哪一件商品，家庭女工所得的報酬都不能超過 $1\frac{1}{4}$ 法郎，即50戈比。而且極大多數的成品所賺的工資還要低得非常多。例如，舉燈罩來說，報酬——一打燈罩4戈比，或者以紙袋為例——1000個紙袋15戈比，工資——每小時6戈比。又如有帶子的小玩具等——每小時 $2\frac{1}{2}$ 戈比。又如手工制花——每小時2—3戈比。再如男女內衣——每小時2—6戈比，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列舉。

我國的工人團體和工會也應當組織類似的“展覽會”。它不會帶來象資產階級展覽會所賺取的巨額利潤。展覽無產階級婦女貧困和窮苦的情況將帶來另外一種好處：它能幫助僱傭工人和婦女奴隸了解自己的境況，回顧自己的“生活”，深刻地思考如何能夠擺脫這種永遠壓迫人的貧困和窮苦的現象、賣淫的現象以及各種各樣污辱無產者的現象。

載1913年5月5日“真理報”第102號。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4版第36卷第194頁。俄英譯，曹保華校）

列宁：同卖淫制度作斗争的 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

“同买卖少女行为作斗争的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不久以前在倫敦閉幕了。

公爵夫人、伯爵夫人、主教、牧师、犹太教教士、警官以及各色各类的资产阶级慈善家們，都大显身手了！举行过多少次盛大的宴会和隆重的官方招待会呀！发表过多少篇以卖淫制度的毒害和醜恶为内容的庄严演说呀！

大会的文雅的资产阶级代表們要求甚么样的斗争手段呢？主要的手段有两种：宗教和警察。据说，这是反对卖淫制度的最正确而可靠的手段。据莱比錫“人民报”的倫敦通訊員报道，有一个英国代表夸耀說，他在国会設法通过了以肉刑惩治淫穢行为的办法。他真了不起，堪称同卖淫制度作斗争的当代“文明”英雄！

一位加拿大太太非常讚賞警察局和女警察監視“墮落的”妇女的办法，但是在談到提高工資的时候，她却認為女工不配領取更多的工資。

一位德国牧师猛烈攻击現代唯物主义，据他說，現代唯物主义在人民中間傳播得愈来愈广，并且促進着自由恋爱的傳播。

当一位奥地利代表盖尔泰勒試圖提出卖淫制度的社会原因、工人家庭的贫穷和困苦、童工劳动的被剝削、住宅条件的

令人难以容忍等等問題的时候，——一些敌意的喊叫声就迫使講演人緘默了。

但是，談到高等女人的时候，——在代表小組会上——有些人大大講特講富有教訓气味的、冠冕堂皇的事情。例如，当德国皇后参观柏林的一所产科医院的时候，“私生子”的母亲們手指上給戴上了戒指，——以免这位高貴的女人看見未婚的母亲們而怪难为情!!

根据这点可以判断，在这些貴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上籠罩着多么丑惡的资产阶级的伪善气氛。假仁假义的慈善家和嘲弄貧困穷苦現象的警察先生們聚在一起，“同卖淫制度作斗争”，而这一制度正是貴族和资产阶级所始終维护的……

載1913年7月13日“工人真理报”第一期。按“工人真理报”原文刊印。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19卷第230頁。岷英譯。曹葆华校）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 大会^①上的演說

（1918年11月19日）

（全体代表以經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列宁同志）同志們，无产階級大軍的妇女的代表大会，从某一方面來說，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因为世界各国的妇女是最难行动起来的。但是沒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積極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一切文明的甚至最先进的国家里，妇女都处在被称为家庭奴隶的地位。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沒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苏維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維埃政权已經完全消灭了妇女受资产阶级的卑視、压制和凌辱的根源——离婚訴訟法。

实行自由离婚的法律，已經快一年了。我們頒布了一項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別以及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任何地方都沒有这样充分地实现过劳动妇女的平等和自由。

我們知道，旧規章的全部重担都压在工人阶级的妇女身上。

我們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沒有权利的

① 俄共（布）中央所召开的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16 - 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147个工厂代表和貧农代表。

东西。但是，問題不在于法律。这种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們城市和工厂区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紙空文。在那里，教堂結婚直到現在还占优势。这是受了神甫的影响，同这种坏現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困难得多。

同宗教偏見作斗争，必須特別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許多害处。应当通过宣傳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搞得过于激烈会引起群众憤恨；这样的斗争会加深群众在宗教問題上的分裂，而我們的力量則在于团結。宗教偏見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們也应当同这个禍根作斗争。

直到現在，妇女还处于被称为奴隶的地位；妇女被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能够把妇女从这种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只有当我們从小經济过渡到公共經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完全解放和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現在貧农委员会在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巩固起来。

只有現在，农村的貧苦居民才开始組織起来，而且社会主义在他們中間，在貧农組織中具有巩固的基础。

从前往往是城市先实行革命，然后农村才行动起来。

目前的革命是依靠农村的，它的意义和力量也就在这里。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經驗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苏維埃政权正竭力使妇女能够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工作。

苏維埃政权的处境很困难，各国帝国主义者都仇視苏維埃俄国，并准备同它作战，因为它在許多国家燃起了革命火焰，采取了坚决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驟。

現在，当他們想要消灭革命的俄国的时候，他們自己脚下的土地燃燒起来了。你們知道，德国革命运动正在扩大，丹

麦工人正在同政府进行斗争。瑞士和荷兰的革命运动正在加强。这些小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没有独立的意义，但它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战争，存在着最有“法制精神”的民主制度。既然这样的国家都投入运动，就可以相信，革命运动已在席卷全世界了。

在这以前，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能解放妇女。苏维埃政权正在帮助她们。我们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不可战胜的工人阶级已在世界各国行动起来。这一运动标志着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涨。（鼓掌多时。高唱“国际歌”。）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162页——164页，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列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瑣务中解放出来

节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伟大的创举”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来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有很多，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扫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扫清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但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瑣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绑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瑣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占去了她们的时间。只有在反对这种瑣碎家务的普遍斗争（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开始了的地方，更确切地说，只有在开始把瑣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

我们在实践中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在理論上都不反对的这个問題注意得很够嗎？当然不够。我们对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

幼芽关心得很够嗎？再說一遍，非常不够。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們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东西不是新的，它們是由大資本主义造成的（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質前提一样），但它們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極少，第二、——这点特別重要——是实行投机、漁利、欺騙、伪造等等的营业性企业，或是“虛伪的资产階級慈善事业”，这种事业受到优秀工人的憎惡和鄙視是理所当然的。

毫無疑問，在我国，这样的机关已經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經开始改变。毫無疑問，女工和农妇中間的組織人才比我們知道的要多許多倍，她們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有更多消費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沒有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爱講空話，无事忙，好爭吵，空談計劃、体系等等。可是我們还没有認真地照护这些新的幼芽。

請看看资产階級。他們是多么会宣揚他們所需要的东西！他們在自己的发行千百万份的報紙上大肆贊揚資本家視為“模範的”企业，把资产階級的“模範”組織当做民族的驕傲！我們的报刊并不关心或几乎全不关心下述事情：描写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用一切办法使它們中間的某些組織变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并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产主义工作下能够怎样节省人力，怎样便利消費者，怎样节省产品，怎样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怎样改善卫生条件，——这一切都能做到，能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90頁——第391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

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主要而基本的便是把那些在资本主义下最受压迫的人们，吸引到政治中来一事。不论在君主政权之下也罢，或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罢，都是资本家压迫他们、欺骗他们、掠夺他们的。只要土地、工厂、工场底私有制存在一天，这种压迫、这种欺骗、这种资本家对人民劳动底掠夺，就一天都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主义底实质，苏维埃政权底实质，就在于揭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底奸诈与虚伪，在于废除土地、工厂与工场底私有制，在于将全部国家政权集中在劳动者与被剥削群众底手中。这些劳动群众，他们自己把政治即建设新社会的事业，取到他们自己的手中。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劳苦群众曾为资本主义所压迫和蹂躏，但是打破雇佣奴隶制，打破资本家的奴隶制底别的出路，却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要吸引劳苦群众参加政治，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政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占人类半数的女性，是受着双重的压迫的。工人妇女和农民妇女受着资本的压迫；但是更甚于此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第一，她们仍是处在毫无权利的地位，因为法律不给她们以与男子平等之权；第二、这是最主要的，妇女是处在“家庭的奴隶制”中，她们是“家庭的奴婢”，她们被那些最琐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厨房工作及一般单个的家务所压碎。

布尔什維克的、蘇維埃的革命，曾深深地剷除了婦女底被壓迫和不平等地位底根源，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次革命都沒有敢這樣摧毀過這種根源。在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的痕迹，連一點兒都沒有遺留下來。那在婚姻與家庭權利上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特別虛偽的不平等，那在對小孩關係上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所徹底消滅了。

這只是婦女解放底第一步罷了。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使是最民主的也罷，曾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他們之所以不敢作，是因為顧慮到“神聖的私有財產權”。

第二個步驟，同時也是主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土地、工廠與工場私有制底廢除。這一點，而且惟有這一點，才能給完全而真正的婦女解放——由瑣碎的、單個的家庭經濟，轉變為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開辟一條道路。

這一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在這兒事情是在於改造那最根深蒂固，而已經成了習慣和已經硬化了的“制度”（更真切地來說，那是醜惡和野蠻而非“制度”）。但是這一轉變已經開始了。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路程了。

在國際勞動婦女節日，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里，在無數的勞動婦女的集會上，她們將都要向蘇維埃俄羅斯致敬意的，因為蘇維埃俄羅斯已經開始了空前艱難與艱苦的，但卻偉大的、全世界性地偉大的和真正解放的事業。她們並將發出雄壯的號召，教人們不要在狂暴的、而且往往殘酷的資產階級反动底面前喪失鬥志。資產階級國家，越是“自由”或“民主”，則反

对工人革命的资本家匪帮越发狂暴和残酷；民主共和国的北美合众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工人大众已经觉醒了。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最后唤醒了美洲、欧洲、以及落后的亚洲底睡着的、半睡觉的、死气沉沉的大众。

全世界各地的冰冻都已经被打破了。

各民族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事业，男女工人从资本底羁绊下解放出来的事业，正在不可阻止地向前发展着。这种事业已经在领导千百万和成万万的工人和女工、农民和农妇向前迈进着。因之，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一事业，在全世界上一定要获得胜利的。

（原文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二卷，
第138——140页）

列宁：論苏維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919年9月23日在莫斯科市非党女工
第四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能向女工代表會議表示祝賀感到非常高兴。我不准备涉及目前使每个女工和每个觉悟的劳动者最焦心的題目和問題，即粮食和我国軍事形势这些最迫切的問題。我从报上对你們开会情况的报道中知道，这些問題都已在会上詳細談过了，托洛茨基同志談了軍事問題，雅柯夫列娃和斯維捷爾斯基两位同志談了粮食問題，因此，請允許我不再談这些問題吧。

我想略为談一談苏維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一般任务，即一般同过渡到社会主义有关的任务和目前急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同志們，关于妇女的地位問題，苏維埃政权在它誕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其任务都有两部分。任务的第一部分比較簡單容易，它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廢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沒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哪里还存在着資本主义，还保留着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还保留着資本政权，那里的男子总是有特权的。俄国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維埃政权一

誕生就决心成为一个劳动者政权，反对一切剝削。它决心要使地主資本家不能再剝削劳动者，要消灭資本的統治。苏維埃政权竭力設法讓劳动者建立起沒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貧困的、雇傭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維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上实行了最彻底的改革。苏維埃共和国完全廢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屬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專門利用妇女的弱点把她們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私生子、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負担子女撫养費的权利的法律。

應該指出，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資產階級立法也利用妇女弱点，使她們处于不平等地位，受到种种屈辱。在这方面，苏維埃政权則彻底廢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們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說，除了苏維埃俄国，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是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是处于不受屈辱的地位的，这从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是我們最初的重要任务之一。

如果你們有机会同敌視布尔什維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領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觀點的人們交談，你們就能时常听到他們責备苏維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們这些苏維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維克党员和苏維埃政权的拥护者，經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責。他們說我們破坏民主，并举出苏維埃政权解散立宪會議这件事作为指責的根据。

对于这种指责，我們通常这样回答：只要土地私有制还存在，人与人之间还不平等，有资本的人还在做老板，而其余替他做工的人还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民主和立宪会议，我們就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們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剥削。在我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們回答这些指责說，应当提出某一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問題。我們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規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处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視的地位。我們說，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享有的民主。苏維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絲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說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項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維埃政权在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們也决不满足于只頒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們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們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維埃俄国的地位，在最先进的国家看来已很理想了。但我們自己認為：还不够，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妇女要是忙于家务，她們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經濟，必

須讓婦女參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要使妇女的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妇女担负的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变笨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得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机关，来帮助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机关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机关还不多。这种机关的数目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会上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机关，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劳动妇女的解放也应当是劳动妇女自己的事情。劳动妇女自己应当

关心这种机关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地位。

在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所担负的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都懂得的东西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才会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一方面，不仅须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为劳动妇女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商人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劳动妇女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教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妇女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們要進行千百萬人的組織工作。我們也要進行規模很小的組織工作，給婦女從事勞動創造條件。婦女在戰爭條件下也能從事勞動，例如支援軍隊，在軍隊中進行鼓動。婦女應當積極參加這一切工作，使紅軍看到人們在關懷他們，在為他們操心。婦女也可以在糧食部門工作，如分配糧食，改善公共食堂的工作，擴展目前正在彼得格勒廣泛設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這方面，勞動婦女的活動起着真正的組織者的作用。婦女還需要參加建立并照管試驗性的大型經濟的工作，使這一事業在我們這裡不致成為孤立無援的事業。沒有大批勞動婦女參加，這一事業是無法完成的。做這種工作，無論是去監督產品分配，或是為了更容易取得產品而去實行監督，勞動婦女都是完全適合的。這一任務，非黨勞動婦女完全能夠勝任，而這一任務的實現，首先會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

在廢除土地私有制和幾乎完全廢除工廠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所努力的是使所有的勞動者，無論黨員或非黨員，無論男子或婦女，都參加這一經濟建設。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這一事業，只有在俄國不是有几百個婦女、而是有千百萬個婦女投入這一事業時，才能夠向前推進。那時，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十分鞏固。那時，勞動者會證明，沒有地主和資本家，他們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經濟。那時，社會主義建設在俄國將十分穩固，蘇維埃共和國將不懼怕國內外的任何敵人。

（“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23頁——27頁，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列宁：論苏維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在这苏維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我們禁不住要回顧一下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想一想已經完成的革命的意义和目的。

资产階級及其拥护者責备我們破坏民主。我們說，苏維埃革命無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空前地推动了民主的发展，而且它所推动的正是受資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因而也就是絕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也就是不同于资产階級民主（剝削者的、資本家的、富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

誰說得对呢？

要好好地想想这个問題，認真地弄清楚这个問題，要考虑一下两年来的經驗，更有准备地去进一步发展这种經驗。

妇女的地位特別清楚地說明了资产階級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特別清楚地回答了上面提出的問題。

只要是资产階級共和国（即存在着土地、工厂、股票等等的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階級共和国，那末不論它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論它是哪一个最先进的国家，那里妇女的地位都不是跟男子完全平等的。尽管法国大革命（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革命）已經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这种情况并没有变化。

资产階級民主在口头上答应給平等自由。事实上，任何一个资产階級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资产階級共和国，对于占

人类半数的妇女，也沒有給予在法律上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以及摆脱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充滿了冠冕堂皇的詞句、动听的諾言和响亮的自由平等口号的民主，事实上，这种外表堂皇的民主掩飾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苏維埃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清除了华而不实的詞句，对“民主主义者”的、地主的、資本家的以及靠高价出卖余粮給飢餓的工人而发财的飽腹的农民的假仁假义，宣告了无情的战争。

打倒这种卑劣的謊話！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剝削者与剝削者不可能有“平等”，現在沒有，将来也不会有。妇女沒有摆脱男子依法享有的特权的自由，工人沒有摆脱資本枷鎖的自由，劳动农民沒有摆脱資本家、地主、商人压迫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現在沒有，将来也不会有。

撒謊者和伪君子、蠢汉和瞎子、资产阶级和它的拥护者只管欺騙人民，鼓吹一般自由、一般平等、一般民主好了。

我們却对工人和农民說：要撕破这些撒謊者的假面具，要撥开这些瞎子的眼睛。要問問他們：

“是哪个性同哪个性平等？”

“是哪个民族同哪个民族平等？”

“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平等？”

“是摆脱哪一种压迫或哪个阶级的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阶级的自由？”

誰要談政治、談民主、談自由、談平等、談社会主义，而不提出这些問題，不把这些問題提到第一位，不对隱蔽、掩盖

和抹煞这些问题的行为作斗争，誰就是劳动人民最可恶的仇敌，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就是工人农民的死对头，就是地主、沙皇和资本家的走狗。

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在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为了解放妇女，为了使她们与“强”性平等，做到了全世界所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国在一百三十年中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教养、文化、文明、自由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是同極其卑鄙、極其肮脏、極其野蛮的妇女不平等的法律，即结婚法和离婚法、私生子 and “婚生子”不平等的法律、男子享有特权的法律、屈辱和虐待妇女的法律等結合在一起的。

资本的枷鎖，“神圣的私有制”的压迫，市僧的愚蠢，小有产者的自私，就是这些东西阻碍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去干預那些卑鄙齷齪的法律。

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一下子扫光了这些法律，彻底毀掉了制造资产阶级谎言和体现资产阶级伪善的一切东西。

打倒这种谎話！打倒那些大談人人都能享受自由平等的騙子，因为現在还有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压迫阶级，还有资本和股票的私有制，还有用自己的余粮盘剥飢民的飽腹的人。不是人人自由，不是人人平等，而是要打倒压迫者和剝削者，消灭产生压迫和剝削的可能性。这就是我們的口号！

給被压迫的女性自由和平等！

給工人和劳动农民自由和平等！

打倒压迫者，打倒资本家，打倒富农投机分子！

这就是我們的战斗口号，这就是我們无产阶级的真理，我們与资本作斗争的真理，我們为駁斥资本世界所謂一般的自由平等、人人享受的自由平等这些甜蜜的、好听的、唬人的詞句而大声宣告的真理。

正因为我們撕破了掩盖这种伪善的假面具，正因为我們以革命的热情实现了供被压迫者和劳动者享受而使压迫者、资本家和富农受到打击的自由和平等，全世界的工人才那样地看重苏維埃政权。

正因为如此，在这苏維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工人群众，世界各国的被压迫者和被剝削者，都寄予我們以同情。

正因为如此，在这苏維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时候，尽管饥寒交迫，尽管帝国主义者对我們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的侵犯給我們带来了种种苦难，我們仍然充滿了信心，坚信我們事业的正义性，坚信苏維埃政权必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00頁——103頁。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列 宁：致 女 工

同志們！莫斯科苏維埃的选举表明，共产党是受到工人阶级热烈支持的。

应当使女工們更積極地参加选举。苏維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完全取消了一切使妇女和男子处在不平等地位、使男子享有特权（例如在婚姻法和对于子女的关系方面）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旧法律的政权。苏維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廢除了一切因私有制而造成的特权的政权，而在所有的、甚至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男子在家庭权利上还保存着这些特权。

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
有男女的平等。

哪里沒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是由沒有这些剝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建設新生活，那里在法律上就有男女的平等。

但这还不够。

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

我們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女工多多地参加公共企业和国家的管理。

在管理中，妇女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

把更多的女工选进苏維埃去，不管她們是不是共产党员。

只要是正直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是党员也没有关系），就可以选进莫斯科苏维埃去！

让更多的女工参加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吧！让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证明：它准备尽力而且正在尽力争取斗争的胜利，反对过去的平等制度，反对过去资产阶级对妇女的歧视！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39页——340页，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列宁：迎接国际妇女节

資本主義講形式上的平等，同时又主張經濟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这是資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資產階級的拥护者和自由主义者常常用說話来掩盖的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不了解的一个特点。由于資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在爭取經濟平等的坚决斗争中，就必须公开承認資本主义的不平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須把公开承認不平等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即苏維埃宪法）的基础。

但資本主义連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飽食者和挨餓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作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鮮明的表現之一，就是男女間的不平等。完全的平等在任何一个資產階級国家，甚至在最先进、最共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国家，也是不曾有过的。

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法律上面男女不平等的一切痕迹，保證了妇女跟男子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

有人說，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這句話很有些道理。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无产阶级專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因此，女工运动能否得到新的空前强大的推动，同第一个苏維埃共和国和共产国际的能否建立（和巩固），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

对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完全或部分地受到資本主义压迫的

人說來，正是蘇維埃制度而且也只有蘇維埃制度才保證了民主。這一點從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地位，從婦女的地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但蘇維埃制度是為消滅階級、實現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而進行的最後決戰。因此，僅僅有民主，哪怕是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包括受壓迫的女性在內）所享受的民主，對我們說來還是不夠的。

女工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要使婦女獲得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而不僅是形式上的平等。讓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使她們不要做“家務事的俘虜”，不要永遠把自己僅僅限制在作飯和照料小孩的圈子裡（這會使她們腦子變笨和受人鄙視）。這就是主要的任務。

這是一個要求根本改變社會技術和社會風氣的長期鬥爭。但鬥爭結果一定是共產主義取得完全勝利。

（“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374頁——375頁，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斯大林：致山民妇女第一次 代表大会的賀电。

謹向山民共和国^①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以兄弟的敬礼。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代表大会，深感遗憾。

山民妇女同志们！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解放运动都不能没有妇女直接参加，因为被压迫阶级在解放道路上每走一步就使妇女的地位改善一步。在古代的奴隶解放运动和近代的农奴解放运动的队伍中，不仅有男子，而且有妇女，她们是用自己的鲜血保证忠于劳动人民事业的女战士和女烈士。而在现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即在人类一切解放运动中最深刻最强大的解放运动中，不仅产生了女英雄和女烈士，而且产生了在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下胜利斗争的千百万劳动妇女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

同这个强大的劳动妇女的运动比较起来，资产阶级妇女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运动不过是一种为了消磨时光而臆想出来的兑戏。

① 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16日至18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通远的山村的鞑靼人、沃舍梯人、韃靼人、卡巴尔达人、巴尔卡尔人等等共一百五十二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东部妇女过去和现在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地位、手工业生产和山地妇女参加手工业生产、国民教育和东部妇女等问题，讨论了关于妇婴保健等问题的报告。在代表大会6月18日下午会议上宣读了约·维·斯大林的贺电。代表大会向约·维·斯大林发出致敬电。

我深信，山民妇女代表大会一定会在紅旗下进行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48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 山民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1月20日的法令成立的。山民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初包括彻岑州、納茲蘭諾夫州、弗拉基高加索州、卡巴爾達州、巴尔卡尔州和卡拉恰也夫州。1921年至1924年間，山民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陸續分化出許多民族自治区。1924年7月7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取消了山民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斯大林：紀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 代表大会五周年

五年前，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多人，代表着不下一百万劳动妇女。这次代表大会在我們党的劳动妇女工作上是一个里程碑。这次代表大会的不可估量的功績在于：它为組織我們共和国女工和农妇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有些人会認為，这并没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党对群众（其中也包括妇女）是經常进行政治教育的，既然我們有團結一致的工农干部，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就不会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論断是根本不对的。現在，当政权已經轉到工人和农民手中的时候，对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原因如下：

我国約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至少半数妇女，主要是女工和农妇，她們备受压抑，覺悟很低，愚昧无知。我們的国家已經認真动手建設苏維埃新生活了，如果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今后仍然受到压抑，沒有覺悟和愚昧无知，她們就一定会

① 全俄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16日至2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人。11月19日弗·伊·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說。代表大会希望在各級党委员会下面設立專門的妇女工作机关。代表大会閉幕后，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決議在各級党委员会下面設立了妇女宣傳鼓动委员会，并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設立了中央妇女宣傳鼓动委员会。

成为一切前进运动中的绊脚石，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女工和男工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和男工一起进行我国工业建设的共同事业。如果她们是觉悟的，如果她们受到政治教育，她们就能推进共同事业。但是，如果她们受到压抑和愚昧无知，她们就会损害共同事业，这当然不是出于她们的恶意，而是由于她们的愚昧无知。

农妇和农夫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和农夫一起推进发展和繁荣我国农业的共同事业。如果她们能摆脱愚昧无知，她们就会给这一事业带来莫大的好处。相反地，如果她们今后仍然做愚昧无知的俘虏，她们就会阻碍整个事业。

女工和农妇同男工和农夫一样是自由的公民。她们选举我们的苏维埃、我们的合作社，她们也可以被选入苏维埃、合作社。如果女工和农妇受到政治教育，她们就能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和合作社，使它们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女工和农妇愚昧无知，她们就会削弱并破坏苏维埃和合作社。

最后，女工和农妇是我们青年——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母亲和教养者。她们能摧残孩子的心灵，也能为我们教养出心理健全、能把我们国家推向前进的青年，这要看做母亲的是同情苏维埃制度还是做神甫、富农、资产阶级的尾巴。

正因为如此，现在，当工人和农民动手建设新生活的时候，对女工和农妇的政治教育工作是真正战胜资产阶级的头等重要的工作，极其重要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确是不可估量的，它为组织劳动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年前，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党的当前任务是吸引几十万女工参加建设苏维埃新生活的共同工作。当时

站在最前列的是工业区的女工，她們是劳动妇女中最活跃最覺悟的分子。应当承認，五年来在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虽然还有許多工作要做。

現在，党的当前任务是吸引千百万农妇参加建設我們苏维埃生活的共同工作。經過五年的工作，已經从农妇的队伍中选拔出許多領導者。我們希望农妇領導者的队伍能有新的覺悟的农妇来补充。我們希望党也能完成這項任务。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284頁——286頁，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斯大林：国际妇女节

在人类的历史上，沒有过任何一次被压迫群众的偉大运动，沒有劳动妇女参加而竟获得成功的。劳动妇女，是被压迫群众中的最受压迫者，从来未曾而且也不可能徘徊在解放运动底大路之外。尽人皆知，在奴隶解放运动中涌现了成千成百个偉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为农奴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们底行列里，站立着成千累万的妇女劳动者。更无怪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群众解放运动中的最强大无比的解放运动，在自己的旗帜下团结吸引了千百万个劳动妇女。

国际妇女节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不可战胜的标志及其偉大远景的预兆。

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是工人阶级底偉大的后备军。这一后备军代表着整个人口的半数。妇女后备军拥护工人阶级抑或反对它——，关系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个命运，关系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资产阶级影响下彻底解放妇女、即女工和农妇，为在无产阶级旗帜下，对女工和农妇进行政治教育与组织工作而坚决斗争。

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妇女劳动后备军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一种手段。

但劳动妇女不仅仅是后备军。她们可能而且也应该成为——在工人阶级底正确的政策的条件下——为反对资产阶级而

战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军队。从妇女劳动后备军里锻炼出女工和农妇的军队，同无产阶级大军一道并肩作战——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第二个重要的任务。

国际妇女节应当成为女工和农妇从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转变到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正式作战的军队的一种手段。

国际妇女节万岁！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48—49页）

斯大林：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向正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周围团结成一个劳动大家庭的
全世界女工們和劳动妇女們致以热烈的敬礼。

祝她們在下列事业中获得完全胜利：

（一）巩固全世界工人的国际团结和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
胜利；

（二）把劳动妇女的落后阶层从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和經
济束缚下解放出来；

（三）把农妇們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領袖和社会主
义建設的领导者的周围；

（四）把两部分地位还不平等的被压迫群众变成一支为消
灭任何不平等現象、为消灭任何压迫、为爭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为在我国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統一的大軍。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万岁！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02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斯大林：劳动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 是国家文化水准增长的标志

——节自“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必須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实和农村文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这就是集体农庄女庄員在社会組織工作方面的積極性的提高。例如大家知道，現在女庄員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約有六千人，担任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有六万多人，担任生产队长的有两万八千人，担任小組长的有十万人，担任集体农庄商品养畜場主任的有九千人，担任拖拉机手的有七千人。

不用說，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但就是这很少的一些材料也足以有力地說明农村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志們，这个情况是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有巨大意义，是因为妇女占我国人口的半数，她們是一支劳动大軍，并且她們負有教育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后代，即我們的将来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我們不能讓这一支劳动大軍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們應該欢迎劳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積極性不断提高，欢迎她們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来，認為这是我国文化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鼓掌多时）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斯大林：集体农庄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与意义

——节自“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現在稍微談談婦女，談談女莊員。同志們，集体农庄中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人輕視婦女，甚至譏笑婦女。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裡問題不僅在於婦女占人口的一半。問題首先在於集体农庄運動已經把許多卓越的能干的婦女提拔起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一看這次大會，看一看大會的成員，就可以看出婦女早已由落後者上升為先進者了。婦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沒這支力量就是犯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推動集体农庄中的婦女前進，運用這支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和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誤會。我指的是奶牛問題。可是現在奶牛問題已經妥善解決，於是誤會也就消釋了。（鼓掌多時）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莊員每戶有一頭奶牛。再過一兩年，你們就找不到一個自己沒有奶牛的莊員了。我們布爾什維克一定設法使我國所有的莊員每戶有一頭奶牛。（鼓掌多時）

至於女莊員自己，她們應當記住集体农庄對於婦女的作用和意義，應當記住她們只有在集体农庄裡面才有可能和男子處於平等地位。沒有集体农庄，就沒有平等，在集体农庄裡面，就有平等權利。請女莊員同志們記住這一點，請她們象愛護眼

球一样爱护集体农庄制度。（鼓掌多时）

現在对于集体农庄中的男女共青团員說几句话。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未来，是我們的希望。青年应当接替我們老年人。青年应当举起我們的旗帜直到胜利的終点。农民中間有不少老年人携着旧包袱，带着旧习惯，怀念着旧生活。当然，他們不是时常都跟得上党，跟得上苏維埃政权的。我們的青年就不同了。他們沒有携上旧包袱，所以他們最容易領会列宁的遺訓。正因为青年最容易領会列宁的遺訓，所以他們負有引导落后分子和动摇分子前进的使命。固然，青年缺乏知識。但是，知識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知識，明天就会有。因此，你們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主义。男女共青团員同志們！学习布尔什維主义，引导动摇分子前进吧！少說空話，多做工作，你們就一定会成功。（鼓掌）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225頁——226頁。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斯大林：在招待甜菜种植业集体农庄 女突击队员会上的演說

（1935年11月11日）

同志們，今天我們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新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个新生活就是我們集体农庄的生活即社会主义的生活。我們听到了一些純朴的劳动者的朴素发言，知道他們为了在竞赛中获得成就是怎样进行斗争和克服困难的。我們听了許多不平常的妇女的講話，我要說，这些妇女是女劳动英雄，因为只有女劳动英雄才能获得她們所取得的那种成就。过去我国沒有过这样的妇女。我已經五十六岁，見聞不算少，男女劳动者也見過很多，但是这样的妇女我却沒有見過。这是一批嶄新的人，只有自由的劳动，只有集体农庄的劳动才能在农村中产生出这样一些女劳动英雄。

在旧时代里，沒有过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妇女。

在从前，在旧时代里，妇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想一下吧。当一个女的还在少女时期，她便被認为是劳动者当中所謂最下等的人。她为父亲不停手地工作，但父亲罵她时还要說：

“你是我养活的”。当她出嫁以后，又得为丈夫工作，丈夫要她做什么，她便做什么，而丈夫呢，在罵她时也是这样說：

“你是我养活的”。农村妇女过去是劳动者当中最下等的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农民妇女中是不可能出現女劳动英雄的。当时，对妇女來說，劳动是一件可咀咒的事情，她們要千方百計逃避它。

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使劳动成为光荣的事业，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在农村中产生出真正的妇女英雄来。只有集体农庄的生活才能消灭不平等的现象，才能使妇女翻身。这一点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集体农庄采用了劳动日制度。劳动日制度是怎么回事呢？在劳动日制度下，男女一律平等。谁的劳动日多，谁得的钱也多。在这里，不论是父亲或是丈夫，都不能责骂女的，说她是靠他养活的。现在，妇女只要参加劳动就有劳动日，她自己是主人。我记得，我在第二次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上曾和几个妇女同志谈了一次话。有一个来自北方边区的妇女同志说：

“大约两年以前，任何一个求婚的人都不愿意瞧一瞧我的院子。我是一个没有嫁奁的女子。现在我有五百个劳动日。现在怎样呢？求婚的更多，很多人想和我结婚，而我呢，还得考虑，我要自己挑选一个未婚夫。”

集体农庄的劳动日制度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并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人。现在，女的在少女时期不是为父亲工作，出嫁以后也不是为丈夫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工作。这就是农民妇女的解放，这就是集体农庄制度。这种制度使劳动妇女和所有劳动的男子一律平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一些伟大的妇女。因此，我把今天的会晤不单看做是先进人物和政府人员的普通会晤，而看做是一个检阅获得解放的妇女劳动的成就和能力的纪念日。我认为政府应当表扬到这里来向政府报告她们的成就的女劳动英雄。

（“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竞赛”第205页——206页，

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